



紹述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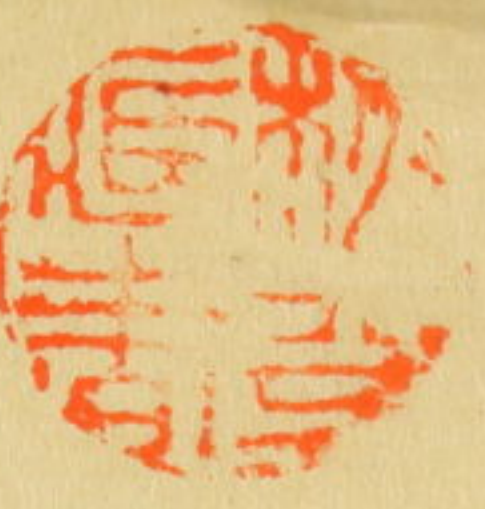
四

和
1495
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1495
4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七

男善韶 校

論類

明成祖論

叛與篡者異名而同實然叛者多敗而篡者必成豈
雖逆理亂常之甚而人多則勝天之暫相得失也耶
自古篡者多矣齊之田氏晉之三家及莽操懿裕南
北諸國之祖雖其事之或不同而未有不終成其事
者也其不成者寒浞而已耳叛者多矣勝廣之在秦

七國之在漢八王之在晉王敦蘓峻侯景安史之屬
雖其勢之或不同而亦未有能成其事者也其得成
者燕王而已耳蓋秉累世之柄都百寮之首其周旋
經營陰收人心百官出其門下庶民懷其小惠黨與
日廣乎下君勢日孤乎上其名分舛逆之甚不若人
心趨嚮之衆潛移國脉于冥冥之中人不之覺也及
其勢既成也忠臣義士雖噬臍扼腕莫之敢支吾故
篡者必成矣而寒浞之不成者何也愚弄其民樹之
詐憲則雖其悖逆襍糅之中不能暫相服從也若夫
乘一旦之勢率烏合之衆託清君側抗兵向闕則其

鋒焰之所及風霆疾掃雖足以毒生靈蹙國脉而兵
不素練也謀不素講也名分之不正人心之不順其
煦煦之恩悻悻之威雖暫脅從而根不深蒂不固能
濟其事者鮮矣而燕王之能成者何也其提封千里
據易水之險則與勝廣之嘯結於大澤異矣其勇武
英明知人任使則與七國八王之狂悖異矣國之懿
親而有魯衛之戚則固與侯景安史之逆異矣不唯
是也言其時則建文其君也問其與斷國是者則方
且洋洋自得高談唐虞紛更制度而無益於成敗之
數則其相得失蓋亦有然者焉耳若使建文者克脩

其政紀綱明乎上人心服乎下則雖有百燕王其奈之何哉嗚呼名分之不正而據其地用其人善其謀尚且能用人心以成大事况位九五之尊而金甌不缺為人所襲取有如建文者乎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如桀紂者也而無大失德之聞於天下而削無罪之強藩坐取覆滅哀哉然則非燕王之能成其叛也建文之使成其叛也元祿壬午歲

管仲諸葛孔明論

有幸而生于聖人之前而得其許可後世莫敢非者矣又有幸而出于聖人之後不得其品隲而後世莫

敢議者矣管仲之在齊子糾之傅也生竇之難管仲脫于檻車位乎高國之間聖人不責其死而許其仁於是後世專奉其語而莫之敢違也假令管仲之生後乎孔子而使後世諸儒議之其必口誅筆伐數其偷生虧節之罪不但已也召忽之死必見加于管仲之上矣幸而出于孔子之前經其褒貶而萬世之是非定矣自管仲以後吾得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義赫奕萬世才德事業固無間然然使出于孟子之前則必羞比焉觀其斥桓文論管晏可見矣而觀後世諸儒之說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

之所指吾不能無疑也夫方孟子之時也爭地殺人
 殺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極矣邦國之干戈慘矣乃礪
 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談經國之術則曰以不忍人之
 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矣則曰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異乎
 此矣其勸後主以申韓之學則其所道者繫之于純
 王之畧亦甚有逕庭矣或云後主孱懦故武侯矯之
 以刑名亦非矣夫定哀之柔懦不振受制于強臣之
 手孰與後主而夫子之告之以君使臣以禮而聞宰
 我戰栗之對則甚咎已往之不可追此孔子之輔其

君雖庸君中主不致以刑名之說亦可知已而武侯
 以此導其主則使之在乎孟子之前亦必羞與之比
 焉馬
 秦始皇論三人入心之術之論之又論其論之
 匹夫守先人之室廬則必為之備欲不之失况位萬
 乘之尊藉富厚之業自非喪心病狂之人豈欲其速
 亡而不肯為之備哉然天下之人旁觀之則凡其政
 弊病令皆莫非所以失人心而蹙國脉也如視孺子
 之臨井唯恐其一轉移而將墜而其君之恐失天下
 事為之備甚於旁觀者矣而至亡其國者何哉蓋不

得其道而已耳苟不得其道則備之益精而亂益甚不唯不能致治而往往能滅其國秦之事是已備諸侯之強大而能奪天下則滅焉備兵之在民間而下之或叛則銷焉備夷狄之盛而窺中國則城焉備儒士之挾詩書誦聖人而非其上則坑且燔焉備井田之有遺利而上入之或匱則廢焉凡其所以備之者纖悉罔遺有非三代聖人知慮之所及者矣而其亡之速且慘亦未有若秦之甚者也何哉其備之之心則一而其所以備之道則不同也聖人之備天下也懷諸侯來遠人設庠序以教孝弟修文德以待夷

狄設誹謗之木以通天下之言建井田之制以寄其富于天下故其民之慕上如赤子之懷慈母雖或不振之時而享國長久或四五百年或六七百年而後始亡秦則不然譬如人之有疾誤進之藥則服益多而病益劇其必終于不可醫曰不欲生則不可矣其欲生之過以至於死也無知之民賭博盜鑄以求安其身身未安而戮已加孰知其所以安之者適所以滅之也何若及其未至不可醫而速易其道以幾更生哉而人徒以為忘其身之安危而不知備之則非矣韓非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非之所以死乃秦之

所以亡也

今樂由古樂論

天之立斯君也將以治斯民故為之君則有以養之為之師則有以教之舉皆天之所以責任人君也非獨使娛樂其身已故人君治天下之方莫先於化民而治天下之功莫大於服民化之有道予爵祿以獎其趨善之心服之有道設刑辟以懲其陷惡之心若夫教而不化養而不服焉則在於下情不上通也下情不上通在於不與民同樂也古者湯武之創丕基以與民同樂也桀紂之墜鴻緒以不與民同樂也夫

與民同樂天下孰能敵焉昔者孟子聞齊宣王好樂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宜王聞之慚謝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而所謂先王之樂者何韶箠之音是已其容溫雅其儀嚴密君聞之思致其治民間之願被其澤可謂裨治功敦風俗者也世俗之樂者何鄭衛之聲是已其聲淫靡其辭婉孌君聞之放蕩懈政民間之淫佚荒業可謂損治功瀆風俗者也是以古之聖人必崇美善之正樂而斥曼衍之淫聲故夫子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蓋恐君之懈政民之荒

業也君憚政則萬幾怠惰之本始民亂俗則風化衰
亂之漸崩夫可不勝懼哉而孟子以今樂由古樂勸
齊王者何也蓋民者出衣食之本而衣食者養人之
主也天下一日無民則所以養人之道庶乎熄矣是
以人君之可患者不在乎地隘財匱而在乎民之背
上也其可恃者不在乎國饒財阜而在乎民之嚮上
也而所以使民背嚮者其惟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
已所謂與民同樂者何也上知有官室之樂則民亦
欲無暴露之患上知有觀逸之娛則民亦欲無稼穡
之艱嬪御妃嬙之奉上之所悅也而民亦欲得其配

煎熬燔炙之旨上之所嗜也而民亦欲得其食天下
之心一也故為人之上者苟盡心於此因己之樂而
圖民之患因己之逸而體民之苦使為民者得其所
欲而與上同樂則民亦親之而來歸如父母尊信如
神明是之謂民之父母是以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
之蓄置父好色內外無怨曠之嗟矧於王澤竭息功
化陵夷殘害薄刻靡爛生民之時能舉斯心而行斯
政與民同樂則其來歸之速不徒如影響之相應滂
然如河流之赴壑勃然如槁苗之得雨天下孰敵焉
由是觀之則韶護與鄭衛何別美善與淫媿何擇只

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已嗚呼聖王之所以安天下昏主之所以覆國家者固不職此之由唯聖明之君能法聖王之所以興戒昏主之所以滅焉而使斯民與己同樂則不唯天下之幸實社稷之慶也

封建論

昔者堯舜之王天下也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大封諸侯而與英才共焉故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有定業上有統制管攝之權下無欺詐紛鬪之患夏商仍之以維持天下及周公相成王治天下也封建同姓夾輔王室列九命之爵頒五等之地上有方伯連率

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政舉則慶之法壞則讓之上以禮泄下無有猜防畏懼之心下以忠奉上無有輕忽慢易之意是以上下相安天下大治有周之治於斯為盛降及幽厲王室板蕩姬綱陵夷大藩強國並作為亂版籍生齒之蕃會盟征討之儀皆歸于諸侯而王畿日蹙王政日替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為天下之共主耳方此之時天子束手孤立於上諸侯強威而肆恣於下如慈母之御悍子庸醫之治潰癰恐其盛怒而幸其不為逆也自是以還迹熄澤竭兵革不息士民

罷敝列為十二分，為六七卒之為秦氏，所并吞及其天下已平四海統一，乃懲周室之強藩，罷封建而為之郡邑，廢公侯而為之守宰，自以為子孫萬世不拔之業也。身沒未幾，陳吳劉項之徒崛起于草澤之間，天下風靡豪傑景從，秦氏六世之餘，烈一朝蕩盡，終于無有。自是諸儒之論封建者，晉有曹冏，陸機，唐有魏徵，李百藥，顏師古，杜佑，柳宗元，宋有范祖禹，蘇軾，馬端臨，胡五峯，雙湖，喧，極攻擊，未有定說。其拘古而慕美名者，則曰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可以持承，卒可以支變故，遂以

郡縣為霸世暴王之政也。然周祚之陵替，漢室之擾攘，不可不由尾大不掉之患，承平固雖可持，吳淠淮安之難，或不無虞變，故固雖可支，倫越問穎之逆，亦足為警，其悅利而貪近功者，則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莫不由此。仁人君子，忍復開之，遂以郡縣為萬世不易之法也。然郡縣天下雖可以持，一時之安而變故之際，不無孤立無援之患。且秦氏以來，篡奪之禍，豈由封建之故哉？此雖無封建篡弑之禍，未嘗已也。余獨謂封建者，先王之公法，郡縣者，秦氏之私政，然視其迹，猶之所以安天下。

保國家之道而未容遽曰彼公而是私甲是而乙非將以封建為先王之遺法而行之耶吾恐後世子孫不能制之如衰周之末將以郡縣為萬世之法而行之耶吾恐盜賊衡行弗能戢之如暴秦之後大抵為治之道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待其久而弊則改修之而已若使堯舜文武在上則雖封建可也雖郡縣不可也使幽厲秦始為君則雖封建不可也雖郡縣不可也天下之治亂豈在乎制度儀章之末哉在人君之一身耳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蓋先王之為治必歸于道勢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勢之所在而逆之天下

豈有不亂者乎堯舜之封建豈有意於為此創自己意者乎唯其自古封建以及其身故不易其法而以為治耳若使當時郡縣則何必別為封建以亂舊章乎亦順之而治之而已耳後世徒見其迹論之得失曰周封建而享國日久秦郡縣而運祚不永必欲復古之封建此豈聖人之意乎學聖人者不在乎法其迹而在乎法其意堯舜之所以為治者非封建而在順勢焉則今日之勢當郡縣則郡縣之者亦堯舜之意而所以法堯舜也何必封建而後為法堯舜乎然雖曰順勢而其德足以鎮之而後可也若不用其德徒

順勢而治之則非縱橫則必歸苟且矣此亦非所以法堯舜也若夫拘儒瞽生泥古以為取舍詆述以論得失必欲復封建者此所謂膠瑟刻舟之談而不可與權者矣何其陋也 貞享四年仲冬

舜不告而娶論

人之所患者徒知禮之文而不知禮之所由而作禮之所由而作者何天下之人群然雜處嗜欲亡極莫以有之節則爭奪挈攫互相吞噬無以安其父子以睦其夫婦於是冠昏之禮有喪祭之禮有軍旅之禮而使人各親其親賢其賢以遂其生以知別於禽

獸矣此禮之所以作而將以明人之大倫也其儀矩節度禮之文也今夫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不唯承其宗廟社稷之重亦父母之心之所願成焉者也然為鑽穴踰墻之不可以為人必稟父母之命託媒妁之言以通兩姓之好結褵之訓析薪之詩由是其設豈唯儀矩節度已乎哉然有時而不能則如何將不告而娶乎寧告而不得娶乎聖人豈不欲禮情之兩全焉哉勢有所不能則不得不畧其文而取其實捨其輕而從其重雖其最不可不講焉者亦必酌大小審緩急而要不失其所由而作焉蓋不告而娶則

其罪不過不請父母焉耳而承宗廟傳胤嗣者固不廢也告而不得娶則廢其大倫以對父母雖得其禮而失於其禮之所由而作無後之戒在所不免舜之不告而娶意其在斯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寧廢親迎之禮而不蹈無後之愆告父母與親迎其禮雖有輕重而比之不孝之罪則俱為輕故聖人寧捨彼而取此大抵聖人之行事不免致眾人之疑者不在其本而在其末不在其心而在其迹萬章之徒不知考其所由而作徒疑其禮之不具舉以為問非孟子為之審其輕重而告之豈能暴白

聖人之心於萬世邪

甲午四月朔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論

論曰孟子既曰堯舜與人同而復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鈞是人也或同于堯舜或近于禽獸者何哉蓋仁義二者人之常道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堯舜得其正而存之眾人得其偏而去之其得雖異而自其皆有仁義而觀之則豈非堯舜與人同乎然見利就之遇害避之人之同情也雖禽獸亦能知擇之父子相親夫婦相和人之常道也雖禽獸亦能知愛之然則其所以異者何在仁義焉爾有仁義則謂

之人無仁義則謂之禽獸其類雖異而視其所以分則不甚相遠豈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乎或曰人與禽獸其所以異者仁義而已矣有仁義與無仁義其相遠固遠甚矣豈可謂之幾希哉曰否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仁之端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也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者義之端也此入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也若夫見孺子入井而不援之受噉蹴之食而不耻之則是非人也禽獸也其援之與不援耻之與不耻其間豈以寸哉若陷溺

之久則其至於禽獸也必矣然則不謂之幾希而可乎哉嗚呼人以萬物之靈而枯亡之甚至於近禽獸矣其可不懼乎

貞享四年孟商初旬

顏子所樂論

夫子稱顏子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程子昔受學于周子每以此為話頭令學者尋其所樂程子亦引而不發自此而後學者只為一段公案不敢為說或曰非領悟之人不易可解此皆自先儒說得甚高妙而非聖人稱顏子之本意矣聖人之道主道豈有窈冥恍惚超乎言語文字之表只可神會而不可口

道者乎哉孟子語浩然之氣曰難言者亦謂其氣之難形狀焉耳非不涉言說之謂也今就經中通而考之夫子嘗稱顏子曰好學夫樂者好之至好者知之極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一事之生熟大小焉耳論語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矣其稱所好既如此則其所樂亦如此可推而知矣唯好也者樂之熟焉耳然則顏子之所好在學則其所樂亦在學可知矣孟子稱伊尹曰居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伊尹顏子顯晦雖異本是一體之人然則伊尹之所樂在

堯舜之道則顏子之所樂亦在堯舜之道可知矣伊尹之樂可言而顏子之樂不可言豈有此理朱子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討顯道以來已然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類煞有亦煞有人從它只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話予謂陳司業之說專自程子之說而來分明是禪機朱子非之固當而集註載伊川之言而曰不敢為說者何哉予竊謂常人固有樂聖人亦有樂只常人所好在富貴利達聲色臭

味上為重，故其所樂亦在此。驗之，小技曲藝好之，之甚則心一乎此，而聲色臭味不能以誘之也。貧賤憂戚不能以撓之也。古之絕技如遼之丸秋之奕，磨何之釣，皆是道也。聖賢之所好在道德仁義上，為專故其所樂亦在此。此顏子之所以不改其樂也。豈有一種不涉言詮，不墮義路，而可謂之樂者乎哉？若夫至於身有其樂，則非優入聖域固有不可遽而得者矣。然至於其所謂樂也者，豈有難狀者乎哉？

壬辰七月初三日

殖善論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至於庸中之資本無所立

其進善也，賴人扶植，其墮志也，因人沮敗。故聖人之取人之善也，雖微必錄，從史勸獎，唯恐其渝而漓。故人苟有沮善之言，則必誅而不恕。蓋人之為善也，甚微而為之，甚難；其為惡也，甚熾而為之，甚易。沮善之言聽之，一日頓退；一丈勸善之辭受之，十日纔進。一寸而其沮善也不唯儉，邪小人之能為之，往往出於學士大夫之口，只有好勝之說，以扼其進取之志，有安卑之說，以堅其自退之心，斯二說以沮天下之善甚而加之，以近利之說，而聖道始塞而不明矣。何者人之有善也，上焉者可師，次焉者可慕。既師而慕之，則

已出其下矣而善亦有大小淺深之不同於是以大形小以深較淺而天下無完人矣此好勝者之所以不成人之善而人進善之志始沮矣且人之進善也由積累習熟非可一蹴而到也學一年而猶故則曰無効十年而未進則曰性質不美雖學無益此安卑者之所以不肯進道而人進善之志愈退矣而傳行實材人未必識而患失乾沒頓致顯榮於是乎知老死巖穴道仁義之可羞而不復知有不朽之業矣聖人有知之有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有曰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好勝之說可以息矣顏淵曰登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自卑之說可以激矣及其近利之說之不已則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嗚呼其扶植綱常護持善類不使既往之迹至埋沒泯隨而使方來之人有所勸獎激勵者何其無窮也

甲午年羊日

管仲與王魏是非如何論

聖人之學有用之實學也聖人之言有用之實言也故其論道議人皆以有用之實言而明有用之實學將以使天下萬世之人為有用之人而成有用之材

也其要在乎同天下之所共由而不欲專一人之所獨得夫豈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為足乎哉夫子之臧否人物所以為萬世論人之著龜權衡者是已後之人其宜以此為準信而遵焉其持論之間糾繩深刺唯知守一己之為潔而不知兼善天下之為大故雖有善人君子之可尚殊行偉績之可紀而銖量寸稱擻擻隱伏惡其寸朽而棄其合抱於是乎管仲王魏是非之論在殊不知時異勢異人殊事殊不可以一定不移之常準而御萬變無方之事宜苟全乎性之所得而原乎誠之所發則出處進

退皆與道偕而細故蕪芥不足卹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桓公奔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後及魯莊公九年子糾殺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相之魏徵之在唐也初徘徊于李密竇健德之間與裴矩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子敗仕太宗為諫議大夫王珪則在隋為太常治禮郎後亡命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後遷太子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敗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則其出處固相類故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

後有功而管仲之所以無罪而王魏之有罪者有三
說或謂管仲事於兄之殺其弟王魏事於弟之殺其
兄或謂桓公以公子殺公子太宗以諸王賊儲后或
謂王魏雖不死於建成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然
皆牽搭迂迴詞多枝葉吾不見其必可從之實也吾
請解三說之所以不必可從之實而後明其一說之
必可從者焉今夫管仲之與王魏雖其迹稍異而其
所為君殺而事讎者則無毫異同豈可孰是而孰非
而與奪去就之邪何者仕者之擇君去逆就順固決
乎將仕之日而不擬乎既出之時也苟委質則吾君

也不可以其所輔者孰為兄耶孰為弟耶孰為諸王
耶孰為太子耶君命耶自奉耶而判其不死節而事
讎之可恕乎否譬如婦之從夫苟一醮之後不可以
其貧富榮悴而判可他適乎否假令隨其所奉而恕
其不死而彼數說者證左的實事情愜當而後始可
疑矣此雖一事而於天秩民彝關涉不細為前聖闡
微意為後世示隄防夫豈可執傳聞異同之偏持疑
似推量之說恕其不當恕誅其不當誅而幸其說之
偶明輕於立論也哉今其言異同者專在於兄弟之
別儻使桓弟則其說窮矣然其桓糾弟兄之說說者不

一莊子荀子史記越絕書韓非子尹文子劉向說苑等書及韋昭杜預皆云桓公以弟而殺兄其謂桓為兄者裁見於漢書淮南王傳耳淮南厲王驕恣不用漢法文帝使將軍薄昭與書數之曰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蓋厲王文帝之弟不可引弟之殺兄故詭曰弟耳又公羊氏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蓋謂未踰年君之號也而管子書及呂氏春秋皆言子糾之當立此其傳聞異同之說不可執一而信從也蓋論道之同異則古者未必盡是而

覈事之真偽則近古為證斷事之是非則多者未必皆中而决迹之得失則從眾為當故荀隨說之多寡以判事之真偽就事之真偽以辨道之同異則記籍之言不可忽也今謂桓為弟之說則多且出於古而謂兄之說則僅有一薄昭之說耳而始於漢其言且有有所為而然則其說亦不足據也若曰謂桓為弟之說載籍雖繁而弟兄之分天倫之叙據聖人不責管仲之不死于糾則明糾為弟而謂為兄者其言必皆妄矣則固有其說傳曰直鈞幼賤有罪故兄可以殺弟而弟不可以殺兄長幼之序雖逆順若少有間然

不為國家公義社稷大計如周公之於管蔡而拘欲營私推刃同氣則弟之殺兄與兄之殺弟殘刻伎害其罪維等不仁之罪相去一間而不可軒輊出入也太宗之殺建成與桓公之殺子糾豈有異同則其事焉者可有是非邪然不可以此特怒管仲之不死於子糾之為弟而專誅王魏之不死於建成之為兄明矣然其所以不責管仲之不死者無復他說唯主桓為兄爾此節少差則聖人之所以不責管仲者毋乃亂道之甚乎乃得失邪正之機關不可輕易而其所取證亦不甚的似幸其說之姑明而不可信從也此其

以兄弟解者而不可從之一也若又就桓公為公子與建成為太子之別而論則亦有其說然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所在致死唯力是視可隨其主之貴賤而輕重其心哉然則其主為公子則可許其臣之他適而其主為太子則不可許其臣之他適耶則鄭之傳瑕不可罪而晉之狐趙不足美且天下之為公子者其臣皆不可恃也籍曰太子國之儲副非諸子之可比則自太子與諸王而言其位之尊卑耳曰弑太子與賊君同罪非兄弟相戕之比則自賊之者而分其罪之輕重耳皆非仕者可以此而輕重其心之謂也

此其以公子與太子說者而不可從之二也若將謂
雖不死於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則其
議可謂正矣然王珪因李綱之薦而署參軍則雖曰
高祖之命可也魏徵則隱太子自辟而用之於高祖
之命不見所預此其不稽事實妄意臆料輕率立論
而不足為據者復不可從之三也而此三說之所以
作者何蓋管仲之不死於子糾之難而遂事桓公子
路子貢既疑其不仁而後之論者皆適同子路子貢
之識其實深疑管仲之不死然聖人不翅不貶焉顧曰
如其仁如其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皆稱

其功業而於其不死聖人無說後人求其不責不死
之故而不得探索訪從而為之辭此其三說之所
以作也甚而至謂管仲大本既錯非許其仁或謂說
不分曉不似上論此非其持論之間糾繩深刻者乎
然吾唯知有夫子之言耳今夫子之所對的實正當
無復可疑則當從其言以折衷焉而不可求之于旁
蹊他岐苦費言說向所謂一說之必可從者是也若
從後儒之說則聖人之答子路子貢何不直就管仲
不死之故而明其非不仁而顧以一匡九合之說對
之使其言為不完之言其對為不切之對而待後儒

之補苴彌縫而後始明也豈答問之體哉蓋前日之不死後日之所以有功後日之有功前日之所以不死本無二致也若使之二致則夫子之言毋乃為管仲隱諱迴掩為泛然之說姑填其責也乎而今以後日之功解前日之不死則其非二致可知也何者人各有其品任各有其時不可一而論也有可以輔斯君者則死生係乎君而不以一身嫌疑而引退自善也有可以安社稷者則存亡係乎社稷而不以君之故而苟存亡也有可以安天下者則其出處死生乃關天下萬世之安危存亡而非以安社稷為悅而已

者也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豈無君臣之分哉而其不失為聖之任者其志在致君民於堯舜之盛而不特安社稷而已也然皆全性之所得而原誠之所發焉則曰奴曰去曰諫而死皆歸于仁而非畏死而偷生非沽直而徇名苟不然則雖能踏白刃棄萬鍾建蓋世之節奮難行之義而皆驚外釣名者而不足與議也蓋管仲之志之功默定乎其請囚之日而非苟張虛聲擬議經營於既相之後也其嘗見知於鮑叔見疑於魯國可見矣非避辱一己之嫌而忘安天下之大者也故其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之功足能使聖

人嘆吾其被髮之仁而其不死不足責也此非其後日之功可以贖前日之過也又非其功自足以為功而其不死別有故而爾也所謂以有用之實言明有用之實學將以使天下後世之人曰是以為有用之人而成有用之材者不其然乎若夫受託孤之遺命任柱石之倚賴如荀息之於晉獻平勃之於漢高而意後日之功而苟偷其生則亦奚臨危而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尚哉亦或已有可死之義耶出無可行之道耶而養望偷生藉為口實曰吾天民也吾社稷臣也如中庸之胡廣長樂之馮道則管仲之罪人而

亦出於經於溝瀆之下固在所不論蓋後世唯知善一己之為美而不知兼善天下之為大唯知死之為勇而不知死之為傷勇剛者不忍而敢死柔者畏朝而強死不可與入于中庸也故其臧否人物如法律之斷罪不辨事之輕重與任之大小槩以一定之常準而準之所外截絕不收是以雖有善人君子之可尚良功偉績之可紀而昧沒泯墜群議眾排不可復見而有用之語者廢矣然則管仲之不死既有其說王魏之不死將與之同歟曰同向所舉三說者皆不可從則管仲之與王魏其迹豈異也哉王魏非則管

仲亦非管仲是則王魏亦是不可以_二其說也若語其成功則桓公中主也齊國偏壤也而仲能霸其君于天下功烈施于後世而微則會唐之隆盛遇太宗之明且好諫而雖拳拳於章疏敷奏之間而不能致君於治古之隆其功烈卑於彼而其器小於彼也然其所謂是非者乃謂出處之大節耳非所以論功之優劣也謹論元祿九年歲次丙子冬十一月

春秋諸侯卒葬論

魯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外諸侯曰卒三傳

無說杜預謂略外以別內也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何休謂春秋王魯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遜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范甯謂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而通其義胡氏謂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自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

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曰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夫王魯貶外之說既不足取而其葬也皆槩曰公則畧外之說亦不足信也而胡氏之說最見附會何者諸侯放恣聖人致貶黜之刑則宜矣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諸侯卒者百三十四其間豈無彼善於此者而不分賢否不辨淑慝皆就貶削不與其為諸侯豈理乎哉此一可疑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當其時諸侯大夫放恣僭濫厥

罪惟鈞諸侯之有罪既致天討毀薨曰卒則大夫之有罪不可以莫之貶也而經所書卿卒二十七其間有罪者尤夥所謂諸侯之罪人也而內之大夫如仲遂季孫意如者皆書卒而不貶其何刻于待諸侯而寬于待大夫耶此推之其下而不可通也一出入任意操縱聖人明白正大之心殆不若是之險詖反覆也此二可疑也周天王之終經必書曰某王崩而不貶穀梁氏曰天子之崩以尊也若謂春秋致尊王之義不可加貶削耶則隱元年歸仲子之賵則名其冢宰文五年合贈成風則王去其天是雖天子亦非

不貶也東遷以還匪無僻王而其終也皆槩曰崩則
是天子之惡不可貶之于其終而諸侯則可貶之于
其終也乎將天子之惡在平日而諸侯之惡在其死
乎亦何待天子之甚怒而待諸侯之甚苛耶此例之
其上而不可從也此三可疑也且魯之諸君隱不承
命于天王則削其即位桓有弑逆之罪則著其即位
口誅筆伐不少假借而其卒也雖弑逆大故皆曰公
薨而不卒如齊桓晉文皆五霸之盛者而當時之賢
君也而皆卒而不薨亦何察乎外而寬乎內耶此準
之其內而不可從也蜀杜謬曰於魯獨稱薨者非私

魯也若於魯一槩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
也不然今經連文曰公薨薨則固正禮之稱也公豈
正禮之稱也哉蓋附胡氏之失而云云自此四可疑
也君之與臣其不相踰越猶天地之奠位冠履之異
用也而諸侯之死貶曰卒內大夫亦曰卒則尊卑無
章上下無別齊晉鄭衛之君與三桓臧孫等無異豈
春秋定名分之意也哉此五可疑也夫子修春秋以
定當時諸侯大夫僭亂之罪則當各直書其本爵而
後貴賤之別始著而先王之禮可復矣而其死也貶
一等以從大夫之列而卒之其葬也雖滕邾許杞子

男之邦皆書曰公胡氏以為貶臣子以不正之謚加其君父夫貶乎前則卑之而列于大夫貶于後則尊之而升于諸公其說亦自相矛盾矣此六可疑也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公羊氏亦有此說然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蓋冢宰六卿之長而非家臣之官則所謂君亡者天子也此天子可言薨也禮雜記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此諸侯可言不祿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則此亦以命之壽夭異其辭而不以貴賤而別也可見其說紛然本無一定之稱而容易輕

信執為定說以解聖人之書以定諸侯之罪恐不得其旨也此七可疑也然則亦有定說乎曰夫子曰魯史以修春秋魯史內魯以外諸侯故外事從赴告之辭內事史官自書之而卒者外事而隣國來赴葬者內事而史官所書本非致輕重乎其間史之體當然耳凡諸侯之卒皆隣國赴告之辭故曰某爵某卒猶禮所謂寡君不祿也蓋貴得兼賤而賤不得僭貴也謙辭曰卒以來赴魯史曰而書之聖人從而革者夫葬也者雖隣國之事而魯往會之則亦猶內事耳故史書曰葬某國某公楊士勛曰凡書葬皆據我而

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繆公其說得之矣子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之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蓋邦君之喪隣國來赴稱名曰卒猶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也魯史書會葬曰某國某公猶異邦之人稱之曰君夫人也魯君稱公稱薨猶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邦君夫人其禮敵耦猶當時夫人內外之異稱則知邦君卒葬之異辭矣然則其五等諸侯皆稱曰公者亦可聞乎曰此所謂公者諸侯之總稱耳猶侯百里之稱而五等之國皆稱諸侯也爵有伯而諸侯之長亦曰伯爵

有子而大夫之謚亦稱子此適與爵同其字而非彼稱此也故公非爵或曰從周之文或曰各從臣子之辭皆以公為爵所以不得其說漫為云云蓋聖人之言平坦明白竭其兩端無隱乎爾後之人尚苦於難知今之解者句櫛章梳肆生枝葉隱僻險恠殆若射覆商謎及不得其說東閃西躲如稚子迷藏其說遂不可定也欲使亂臣賊子懼其何由得乎噫宋呂大圭元程端學近時清張遠輩辨以褒貶說春秋者惜其說語焉而不詳不能闡發聖旨之蘊奧也

大小論

元祿 戊寅

能於小則必不能於大，理當然也。既得於大，則宜自能其小者，而亦不能人徒病其不能相兼，而不知其不能於小，適其所以能於大也。光武見大敵而勇，小敵而懼，其懼於小敵者，乃其所以勇於大敵也。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其糊塗於小事者，乃其所以不糊塗於大事也。豈唯臨陣斷事之間為然，凡事莫不皆然。姬煦姑息不肯規誨者，必不能成其子弟之器。明於便近之小數者，必昧於遠大之圖。一言不合，撫劍疾視者，必不能成大事。故曰：小仁者大人之賊也，小智者大智之賊也，小勇者大勇之賊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非姑許其出入也。小德不出入，則大德必踰閑，非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不能唯義之所在，然則曰：大禮不顧細謹，大行不矜末節者，功名之士常所藉口，而似非法語，彼亦是耶？曰：不然也。凡事有本有末，有文彼徒知一切就功名之可為而不復欲法先王，則孰知其所謂細謹末節者之非大禮大行也哉？苟知其本，則斯語固不可一槩而斥之也。

甲午五月

高祖斬丁公論

季布丁公兄弟俱事楚，季布數窘漢王，丁公遇彭城。

彭城

之西而脫漢王夫為楚耶賞季布而戮丁公固國家
彰瘴之典萬世不可易也為漢耶季布怨乎我而丁
公息乎我無恩不酬無讐不報亦人之情也恩其恩
而怨其怨則季布宜蒙顯戮而丁公宜受上賞高祖
之處之吾惑矣楚之滅也購季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及三族間關於濮陽周氏之間纔因滕侯之言而始
得名用亦非其本心也嗚呼惡丁公之不忠其本心
耶季布宜物色而徵庸之購季布其本心耶丁公宜
優恤而寵異之讐亦殺恩亦殺何其忍也殺降不祥
况其恩我乎或曰丁公之在楚其脫漢王也將以為

後日之地其既滅也首而來歸圖其收用設心姦回
與力屈請降者不同帝之戮之固當矣何咎其忍也
曰不然秦鹿既失天下之民無所定主士之擇君者
孰然孰否百戰百爭而卒歸于漢當此時也唯當與
天下更始廓包荒之量以安反側之心何必為敵國
舉既往之賞罰哉大抵草創之時人主慣殺帝以寬
仁之德尚不免焉子故謂丁公則可斬也在高祖則
可不斬也就一事而言則正矣通而觀之則果於殺
者也赦而勿用可矣

丙申
重九

第五倫論

或問昔第五倫兄子病一夕一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此心可謂私乎曰夫服因情制情因親生有父子祖孫夫婦兄弟之倫而後有三月五月期三年之哀有三月五月期三年之哀而後有總麻小功大功齊斬之服是皆生於天降之民秉秉彝之恒性自有親疎遠近之等差雖聖人不能變之也故為大功服總麻則疎薄而蔑親為小功服齊衰則過厚而濫禮今夫倫之處事也於其子也雖不省視竟夕不寐則其愛不可以加也其於兄子也退而安寢則視之其子則既疎矣聖人有體此心故

隨其親疎以制之服故為己之先祖則一也而為父斬衰祖齊衰不杖期曾祖五月高祖三月何者親疎之等異也為己之子孫則一也而為長子三年長孫不杖期曾孫總麻何者隆殺之義殊也儻使兄子與己子無異則從兄弟之子亦如己之子可也再從兄弟之子亦如己之子可也其卒也至於視途人如己之子而後止豈於兄弟之子無毫隆殺而至於從兄弟之子而後始變然判別哉不翅於兄弟之子有親疎於己之子亦既有親疎之殺故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禮也其於兄之子有等差不亦宜哉此禮之所

以為至精至密而天下無以加也若夫謂兄弟之子如己之子而無毫等差則為長子三年者過厚乎為姪不杖期者過薄乎苟夫有等差則其情亦當有親疎之別其情既有親疎之別則其安寢與不寐亦宜哉豈可謂之私哉夫平等者佛氏之所以蔑親兼愛者墨氏之所以二本其可矣哉或曰病勢有緩急有一夜可十起者有通宵可不起者曰今味倫之言此病勢不異於兄子者假使有緩急之異亦所不論曰其十起與不往如何曰此其出於私意安排而不免於避嫌之心然察其用心自覺有私亦不可嘉也

哉

上智與下愚不移論

論曰天之所以與乎人者至貴至大而側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莫不備焉昏明強弱雖曰不均其性之善莫不皆然猶草木之區別也枝葉根幹千差不齊而其所以生生而不息者則未嘗不同流水之多泓也清濁甘苦萬彙無定而其所以潤下而就濕者則未始不一是以堯舜之與途人其分大異而視其所以為人則仁義禮智莫不皆備豈非性相近乎然中人之材固可上下而與善者居則與之俱善與惡者

居則與之俱惡其為性也本雖相近而因所習而後
 或善或惡其質始分而善者愈善而造於高明惡者
 愈惡而淪于汙下至是霄壤懸隔其迹始相遠矣人
 徒視其迹之甚相遠以為性之美惡本自一定殊不
 知此皆因習而然而其性之善未始相遠也蓋其因
 習上下者天下滔滔皆是而其雖習而遂不移者唯
 上智與下愚而已故舜禹之上智也雖曰涖瞽瞍之
 惡身慣頑嚚之行而不少移奪遂成其聖舜禹之聖
 固不足怪而人性之善純一無雜而有下愚之不移
 者何也此蓋天賦之所使然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然其所謂不移者非謂無善也以其頑鈍無智凶狠
 剛愎一無所能使之處堯舜之側而不少變遷聞孔
 孟之教而不少感動故謂之不移也若夫譽之則喜
 毀之則怒天下之同情而雖夫不移之下愚不能無
 此則其性之本善固可見已其善者性之本而其不
 移者性之不均也此孔孟之言所以實相為表裏也
 然則其未至上智者固可危也未至下愚者固可勗
 也法而戒之存乎其人夫

貞享丁卯季冬

漢武帝論

妨己也而文之者漢武帝是已去之者其迹易見而其名易辨君子罪之而小人歸焉文之者其事難見而其名難辨君子疑之而小人託焉世之論者唯見其迹而不原其實尊聖人則曰君子也誦詩書則曰儒者也夫聖人其取于民也儉而兵非所好也今厚取于民而窮兵黷武則是聖人之道與已背馳也秦皇以為害己而欲去之於是乎燔其書坑其人漢武以為妨己而欲文之於是乎尊其禮行其樂欲去之者已不知其是而不行故有說之可入欲文之者已知其是而不行故無說之可入欲去之者忌聖人者也

惡之暴者也欲文之者欺聖人者也惡之柔者也故凡世之聖人之所是已以為非聖人之所非已以為是其所言即其所行者去之之徒也聖人之所是已以為是聖人之所非已以為非其所言非其所行者文之之徒也故就其迹而論之則秦皇與漢武異而原其實則未必不同也唯其煨燼之餘典籍稍行此為孝武之功耳元祿戊寅四月十日

姚崇約十事論

聖人之毀譽乎人也各有其倫不可以君子所能者責小人之不能不可以小人所能者美君子之能

乏此觀人之大端也昔唐玄宗欲相姚崇崇約以十
 事而後敢相之歐陽公云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顧
 不偉哉愚謂不然崇之不敢輕受命任位使上知重
 士偉則偉矣誠非後世庸懦之相畏威焰不敢言懷
 利祿不敢辭不揣己分苟榮得位者之所能逮也然
 吾於姚崇不能無責也何則子之所以事父者孝而
 已矣臣之所以事君者忠而已矣忠孝也者臣子之
 大義而所以濟之者誠而已矣苟誠意感動則天下
 豈有不可化之君父乎故君臣一體誠意交孚則雖
 不約以一事能得行已志而保全終始矣苟誠意不

交孚徒存形迹懷疑則雖約以百事豈能保全終
 始得行已志哉亦無用之空談而已何益於事若使
 彼庸懦之相有此約則固可嘉而可尚也然崇之在
 唐高稷伊呂之佐也而是時玄宗未甚有失德崇之
 感之亦易事耳而不知出此徒區區從事於言說之
 間所謂以頰舌感人者抑亦末矣若使崇庸相耶吾
 不唯無責之亦且美之今崇之才之德而猶不免此
 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吾是以不能無責於崇也
 貞享四年
 年五秋

趙武靈王胡服論

能以建大業夫趙之為趙久矣初為晉之鉅室與范中行儕自烈侯之分國經武敬成肅以及武靈一國之人上而公族卿相下而廝養徒隸目之所見高曾之遺法也心之所安文悼之舊章也法久而弊固資釐革沿襲既久則難改張此常情之所必畏憚而武靈則不然去其先世之所習而就當時之所便群臣之議獨斷以決百年之俗一旦而變欲以拓其疆土振其頹靡此其大有為之資而固非優遊不斷拘於成迹者矣且成贊文造之不輒從其令也然胡人之服自鬼方獯鬻以至于今其服胡也其宜常伏疆

保其區域而亦時盛時衰無百年之運嘗為高宗所克又為林孫所獲則必胡服乎吾不見其為常勝之術也中國之服亦復如此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殷承夏周繼殷湯以此而有鳴條之勝武以此而有牧野之殪天戈所指乾清坤夷則必夏服乎吾亦未見其為必衰之服也然則服之胡夏非國之強弱之所與也且胡之俗勇勁悍獷其土沙漠也其居氊帳也其民犵狁也其業弋獵也無宗廟百官之明文物無俎豆揖讓之觀威儀故其服制亦隨而異便於馳突利於騎射此其所以屢困中國而雄長於北邊

也豈止為一服制爾哉今武靈則不然王趙之地食
 趙之毛役趙之人因趙之俗以與彼角衡而欲良樓
 煩林胡之地抑亦見其術之踈矣雖卒能踰九限絕
 五徑辟地千里吾猶不以為策之得者也冕弁則自
 有不可慢之容介冑則自有不可犯之色飾之乎其
 外所以養之乎其中先王之制冠乎首而履乎足上
 其衣而下其裳其豈故作繁文曲節以強生民哉將以
 分等威昭軌物養其易直子諒之心而銷其凌犯逼
 奪之禍也若使其民胡其服則其俗隨胡其俗既胡
 則其心亦胡其心既胡則可以威隣敵可以懾姦軌

可以拓土宇其能親其上而必無射父自立如冒頓
 者哉鷙悍之性成而篡弑之禍生凌犯瓦裂勢之必
 至卒之身飢死于沙丘子章不得其死未數世而為
 秦所滅則胡服之利何在哉然則時之陵替俗之委
 靡自任其壞而莫之振刷耶蓋不然也殷嘗衰矣中
 宗嚴恭而子氏再興周嘗滅矣宣王勵精而姬祚復
 熾夫豈必反先王之政而專逐便近之小數哉本強
 則精神折衝先王之強其國用此道也苟不務其本
 而徒耀威武則堅甲利兵不為大盜積者鮮矣此非
 其昧於治體而不能建大業乎

元祿壬午臘月

莊子論

予讀莊子至齊物論未嘗不喟然大息曰甚矣斯道
 之不明乎天下而邪說之移人也雖聰明才辨者而
 不免不為之移蓋莊周生乎衰周之擾擾厭世之是
 非相爭而堅白不一欲蕩然乎其外肆然乎其勝
 夫言是非者而使人不能致詰也乃曰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何其弗思之甚乎蓋其原始於不知
 是非之所在而欲以私智強辨籠罩模糊之耳使其
 實知則何難知之有而欲強而一之也哉今夫就切
 乎身者而言之執裘者為是耶冬則是而夏則非執

葛者為是耶夏則是而冬則非故夏日之暑也則葛
 者是而裘者非冬日之寒也則裘者是而葛者非取
 之于物則甘帶在螭蛆則是而在人則非毛嬙西施
 在魚與鳥則非而在人則是是非之變雖無定在而
 是非之實各有定準隨時隨異隨得隨在莫不各有
 其時其豈可懲其執滯乎一者而遂廢其酬酢乎萬
 者也哉彼徒見夫執裘為是者之非乎夏執葛為是
 者之非乎冬而遂欲無是非豈其然乎夫苟資之乎
 言而不試諸其身則雖謂冬為暑夏為寒而豈患其
 無辭也哉苟試之乎身則夏月而被重裘冬日而服

締結不待問之于人求之于書而肢體失寒暑之和
賡理傷陰陽之感取之其身而是非之實遂不可移
也今其意以為是曰是則有非非曰非則有是竟不
如是不曰是非不曰非之為勝也盖不然是曰是
非曰非之不如是不曰是非不曰非之為勝則是是
曰是非曰非者之非而是不曰是非不曰非者之是
也取之其意而是非之名遂不可廢也况乎曰聖人
懷之眾人辨之眾人役役聖人愚菟則聖人者是而
眾人者非曰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相待者非
而不相待者是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則以指喻指之非指者非而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者是也取之其書而是非之實遂不可無
也及其自覺是非之不可無也乃亦曰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又曰彼亦一是非是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而緣督兩行之說與何若初不齊其是
非就其是者而去其非者也哉是非之實豈難知哉
既無人我之可隔亦無彼是之相因不分今古不論
多寡顧其合於道與否耳道者何原乎天而行乎人
天下以為是也而已以為非也而稽之乎天而順試
之乎人而安則天下之所是必可從而己之所非不

可守也天下以為非也而已以為是也而稽之于天而順試之乎人而安則天下之所非不足恃而已之所是不可改也是非之相類而可相因者則尚可齊之若至于其極則忠乎君孝乎父恭乎兄友乎弟也者是之極也以此為非也耶否也不忠乎君不孝乎父不恭乎兄不友乎弟也者非之極也以此為是也耶否也若從其說則吾恐桀跖與堯舜同科構杌與元凱差肩齊人道於馬牛混朱紫於同裳故是非之分各有所別而是非之極不可相因彼盖不知隨時隨在各有所專而惡其滯乎一以為不齊不知兩端

之極不可相因而就其近者而欲以齊之此盖諸子所以得罪乎天地而揚朱之泣歧墨翟之悲絲皆坐此耳

古文秦誓論

嗚呼書之偽亂甚矣秦誓之書有三而今之秦誓非真秦誓也有河内女所獻之秦誓漢時雜于張翳偽書而行于世有白魚入舟等說有梅賾所上之秦誓乃今孔蔡所傳上中下三篇是也有左傳孟子所引秦誓者燬于秦火伏生之所不傳今不可見其全文也先儒雖以今秦誓為真而今就其得之甚晚文之

甚弱與事勢之不諧年紀之不稽而論之不可信其
為真古文也何者鄭玄趙岐韋曜杜預之解書遇今
大誓之文皆闕為逸書是漢晉之諸儒皆未見今古
文書也而至東晉梅賾奏上至隋大行則其出也亦
甚晚而文格甚軟俳偶布置不類周人語除春秋內
外傳孟子所引之外皆浮淺陋劣不足觀也又就其
事勢論之武王之克商也猶文王之心也故夫子不
曰文王之德而必曰周之德是兼文武二王而言明
矣當武之時紂惡貫盈天畔民怨因天人之所不與
而伐天人之所同惡乃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而干

湯有光揚善而隱惡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聖人
之接常人尚如此况君臣之際有善必稱者而豈有
幸其惡之稔喜而數之乎哉又豈有必暴白其惡於
天下後世而意其伐之有辭乎哉夫弔民伐罪數其
過失不必至於如此之極亦可也湯之誓詰亦可見
矣古人以聲罪之繁簡定湯武之優劣是亦過信古
文之所致而不可必從也今且就武之一誓而論之
牧誓一篇伏生所傳者也而其聲罪誓師不如此繁
惟此三篇反覆重疊強摘其過惡如漢高之數羽
呂相之絕秦陳琳之檄魏杜弼之移梁聲罪之外無

復他語大非聖人從容盛大之言吳氏謂湯武皆以
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
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
當時之本文也蔡九峰既載此說牧誓復曰此篇嚴
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秦誓武
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
亦似乎疑此書之非真古文然回護曲從騎牆不決
遂使天下後世有辭于武不亦誣聖人之甚乎亦就
其年紀論之孟津之會序以為十一年而今本文乃
曰十三年古注疏以虞芮質訟為文王受命之元年

而併數之為十三年其說既不足信而蔡氏定為武
王即位之十三年亦不知其據假令十三年有孟津
之會是歲乃周之元年也踰年改元乃平日之禮革
命之日復不必爾以此為武王即位之元亦何不
可之有顧併其為諸侯之日而數之何耶洪範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引史記曰武王克殷訪
問箕子此又此所謂十三年爾洪範所云十三年祀觀
引史記則武王即位
之十三年非即帝位之十三年
予謂是即帝位之十三年耳然古者王彌不如後
世諸侯亦稱之乃事之重大者武既正其號史官書
曰王訪于箕子而至其紀年則通為諸侯者何哉是

知洪範所云十三祀者武王即帝位之十三年其去
克殷之日甚遠於孟津之事不見所關偽作者因洪
範之文傳會史記等遂冠以十三年使如與洪範同
年最不足信而蔡氏以此解洪範亦不深考焉耳予
故謂此三篇亦非真書而不可全信掇拾他書所載
以補填排語耳好古君子其審諸元祿七年
甲戌歲

私試名教內自有樂地論

心之所蓄宣之於言意之所趨發之於辭故心正則
宣之於言者亦隨而正意曲則發之於辭者亦隨而
曲然而雖其心本出於邪而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

焉則雖聖人亦不能不取也蓋誅其意而錄其言可
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此聖人至公之要言而萬
世取言之準則也蓋當魏晉之交老莊之學大行江
左何王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詩書土苴禮樂糟
粕甚至於居喪食肉盜竊不耻習俗既成士風大壞
方是時有樂廣者聞之以為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
乃爾蓋名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教者
何親義別叙信是也聖人因有斯名而制為斯教故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即名也則者即教也
若夫顧其所以為名而思其所以為教不敢違越而

善修其教則其為樂也豈可量也哉故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一樂也由是觀之則彼彥輔之言昭晰端的真確言也賦夫放達弘遠宅心事外者亦有間矣然善察其實則真老莊之老莊者也蓋彼放達弘遠者視物為外以有為無其迹猶易辨也若彥輔者忘物我一內外其術至深其迹甚昧自非能達乎其微徹乎其蘊者未有不為所陷者也是所謂武夫之消玉者而聖人之所甚惡寔名教之罪人也豈非嚮所謂其心本出於邪而其言足以為法者耶然則奈之何曰誅其意而

錄其言可也謹論

貞享丁卯
孟夏望

斷去說樂處語而不詳

三傑佐漢孰優論

人之材有三有鎮國安民之材有畫策謀議之材有戰勝攻取之材而人主之資是三者譬如鼎鼐之有足缺一則不可也蓋定攘鎮亂振困贍乏者非鎮國安民之材則弗能也扶危持顛輔君匡國消亂於未兆滅禍於既構者非畫策謀議之材則弗能也討反殺暴戡兇虔逆却勁敵以安國殲渠魁以定亂者非戰勝攻取之材則弗能也然是三者所係有大小所

要有優劣當漢之肇興也命係赤帝之符派續陶唐
之胤寬仁大度之德不嗜殺人之恩充溢區夏浹洽
宇縣大而梁籍小而勝廣皆非其所敢班故英雄豪
傑之士懷抱利器而欲有為者魚鱗雜還雲合霧集
唯恐其後追乎其慶項踣贏四海統一大業既集嘗
有汗馬之勞者不可勝紀焉如何參予勃韓王絳灌
之徒其章章者也皆名垂後世功照竹帛千古景仰
其人而其佐漢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
留侯是已鎮國家撫百姓供給餉餽不絕糧道者鄒
侯是已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淮陰侯是已

此三人者最為翹楚故高帝稱之曰人中之傑後世
因是稱為三傑然三人之材亦不能無優劣焉今夫
三人之輔高帝也其欲留居秦宮則輔樊噲之苦諫
欲搖動國本則引四皓而安之擊嶢下軍則進益張
疑兵之謀得漢中地則效燒絕棧道之計欲禁韓信
之王則躡足而曉之欲立六國之後則借箸而籌之
是留侯之功也豈非所謂畫策謀議之材乎其東定
三秦則收巴蜀而填撫喻告與諸侯擊楚則守關中
而為之約束失軍遁去則興關中卒以補缺討陳豨
反則出家私財以佐軍是鄒侯之功也豈非所謂鎮

國安民之材乎渡木罌而禽魏豹於安邑決囊沙而
 殺龍且於濰水破代而禽夏說襲齊而走田廣北脅
 強燕南定霸楚是淮陰侯之功也豈非所謂戰勝攻
 取之材乎蓋鎮國安民之材社稷之衛也戰勝攻取
 之材干城之具也社稷之本也源也干城之具末
 也流也本不堅則末必敗源不清則流必濁然則雖
 無戰勝攻取之材必不可無鎮國安民之材矣而
 至於畫計謀議之材亦駕御是二者者也是故雖有
 鎮國安民之材足以固社稷然而不有畫計謀議之
 材則不能見其能也雖有戰勝攻取之材足以扞干

城然而不有畫計謀議之材則不能效其功也由是
 觀之則三者之優劣亦判然可見而又以三人保身
 之得失論之若蕭何者聆鮑召之諫而脫既陷之虎
 口其與淮陰觸主諱犯逆鱗怨望鞅鞅而終不免鐘
 室之誅者固有間矣然孰若留侯之功成名遂終謝
 人事從赤松子遊矣嗚呼前人之材能事業自非能
 明乎其微者未易辨也然今由其功業之成壞智慮
 之淺深觀之則美惡長短自有不可掩者矣
 貞享三年丙寅

堯舜與人同論

論曰君子之所貴乎道者志而已矣志有所期則事

圖不濟蓋志富貴者期於倚頓志功業者期於管葛而至於志道者之所期則在於堯與舜也堯舜古之聖人也學者豈謂可跂及哉然既期堯舜則不至堯舜則不已而其不能至堯舜者志之不遂也然學者徒雖欲為堯舜而不知其所以可為堯舜與其所以可為堯舜之道則不能為堯舜矣蓋其所以可為堯舜者何也以與吾同類也其所以可為堯舜之道者何也擴充所以與吾同類者而已矣所以與吾同類者何謂仁也義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無分堯舜庶民莫不皆有此性所謂堯舜與

人同者豈不信哉而堯舜性之而庶民去之是以其類雖同而其分大異若夫使堯舜與吾異類耶則必無惻隱之心無羞惡之心而後可也然視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皆出于此則堯舜與吾亦何異哉而後世之言堯舜者或以高遠待之或以無心視之遂以為不可跂及者殊不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擴充其與吾同類者而不待他求何則翔翔雲霄者鳥之性也出沒深淵者魚之性也人不可學而能之者以與吾異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雖庶民之愚莫不由此者以與吾同類也由是觀之則堯舜豈與人

異哉豈不可及者哉 貞享三年

性猶水論

物有所激則失其性無所制則失其道今夫江河淮漢之大澗溪沼沚之細旋而為渦動而為濤清濁甘苦之情雖有萬不同而凡天下之為水者未有不流而就下者也所以曰水曰潤下及乎其激之搏之也則小而過顛大而行山如有不可以就下為常者然是有所激而所失而不可謂之本性也人之為性也亦然平居無事恒產有資則仰事俯畜不失為良民矣一為餓凍所驅而計無所出則父焉而殺其子夫

焉而鬻其妻禦人於國門攫金于通衢草竊姦宄無所不為此豈人之本性哉有所激而然若使其有食與衣則豈肯為之哉性善之可見者爾也然此自有所不足而生至彼富厚之人衣食豐矣使令給矣園莊廣矣凡百之供非不足也而奪人之財掠人之妻殘刻貪汙比彼殊甚亦獨何哉此無禮義以制之而雖性之善而失其道也譬猶水之流行也有防以護之有岸以涯之則行其所當行滔滔汨汨遂能得朝宗之道苟為不然防壞岸隕無所底止則搖蕩沉濫襄陵懷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富貴之人為不

善也亦猶如此無道以揆之無法以守之徒隨其心
之所欲而縱敗禮欲敗度放辟奢僭無所不為而良
心之美斷喪盡矣故觀水之搏而上以為性或然者
是不知性之善而固不知所本矣唯謂循其性則道
即在者是不修隄防而自欲水之無決溢而不知道
之不可須臾離也至後世則認性為未發之理遂云
仁義禮智全於吾性物蔽氣梏遂喪其體於是乎與
孟子之說不合矣孟子就擊而上而明性之真則孟
子之言性善就動而明之可知矣故曰水無有不下
人無有不善而性理書中諸儒以性喻水殆二十餘

家而皆就清濁明善惡而未嘗有以就下取喻者也
蓋出彼則入此其勢自不得不然也

張良招四皓論

良醫之治萬疾也或投輕劑以治之得其機也智者
之治事也亦然其不然者反是其術非不正也而迄
無成功張良智者也素知事之緩急且其事高帝也
有年矣知其性行智術之委也熟矣當其聽酈食其
之請立六國也借其前箸陳述利害條件明悉得失
甚明高帝遂從之至於罵食其及其欲易世子也
唯引四老人侍坐太子無復一言之規諫而儲位以

定其故何哉高帝之為人智而不仁唯知建國制地
之預利害而不知綱常倫理之關安危為最大且甚
也於立六國之利害其所素諳練故詳述利害而能
納其說及其欲易儲嗣也其篤於色而寡於恩悍妻
之制不足以禦也鯁臣之舌不足以挽也當是時也
為良者假引申生扶蘇之往戒以聒其耳不徒不從
而或甚之於是引高踏遠引之人以羽翼之而太子
遂安彼其素不好文儒苟不可其意何有於蕭賈况
其素不相識之四老人乎蓋其欲易之本非有深思
遠慮而為之殆如易變去梗其欲廢也本輕故其不

廢亦易良知其機也熟故其待之也亦輕從容暇豫
遂收其功良之智亦大矣聖人則不然以道事君不
可則已諫則在己信與不信在于彼或曰如子之說
則聖人之用還不如智士之有益於世也曰不然事
之已著則聖人之用固不異眾人而才智之士或能
辨焉其唯聖人乎替乎密移于事之未萌而不使至
於不可為假使高帝知尊聖人而良有聖人之用則
固知其無廢嫡立庶之事矣

周世宗論

周世宗本柴守禮之子太祖養以為子世宗既為

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祖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敵屢乃可與權者矣

論曰孟子挑應問答乃設難之問而孟子所答亦直論其理耳不幸而周世宗之父殺人事適類此世宗知而不問後之論者或是或非置喙不已何者殺入者死古今之定律而君親無將亦天地之大經至於孟子之言亦萬世學者之所當遵守也然從此則違彼得乎左則失於右亦未能俱得其當也今姑就歐胡二氏之說論之歐陽氏之說子深有取焉方是時也周室創造承數百年干戈之餘朝秦暮楚民無定主四鄰強國乘機竊發假使世宗者一動其身則億兆解體四方瓦解身且不保况其親乎雖欲訢訢而樂以忘天下而不可得也其禍乃大於廢法焉雖則屈法而全其父其為天子也自若復何害焉是世宗

之知而不問者乃得其宜而胡氏之說恐不免為迂而昧於審勢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否夫聖賢之言行不可以一律也如公冶長雖在縲紲以非其罪見取而南容以免刑戮見取薛宋之餽金季任儲子之見孟子若使有其一而無其二則後世必執此而非彼矣如舜與世宗亦是事也在舜則可為也在世宗則不可為也舜之側微也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烝烝之孝上達帝聰拔諸側微異諸天位而四岳不以為猜百姓不以為異非若後世人君風縲露沐百戰以取天下之比及其父殺人也竊負而逃遵於海

濱以忘天下亦其本心也亦其時俗也何不可之有而議之于五季之世無乃欲以結繩之約解白登之圍也乎然則法或可廢乎曰否古有八議之法而親賢與焉而後世賜功臣鐵券不死今夫守禮天子之父也其為親賢也大矣其為鐵券也重矣彼且宥死此而不問亦何不可之有尹氏劉氏答其養父之不至然瞽叟之殺人孟子不曰無此理則固不可咎世宗之使守禮至於殺人也元祿十二年巳卯秋閏九月二十七日

臧倉沮孟論

凡人之於事其形於外者是非善惡之實灼然不可

掩而蘊於內者未必如外之所見者此小人之所以
或託其奸而君子之不幸而或見疑於衆也中懷躁
進之意而陽為恬退之行內蓄貪汙之心而外飾狷
介之節人不知其中之貪與躁則且以為君子矣王
莽之篡漢隋廣之奪嫡皆用此術以欺世盜位及其
情露實敗而後人始知其恬也將以飾廉其狷也將
以文汚於是其實恬而廉者亦見疑于人且人之制
行一出一入之間涉乎疑似失乎過誤不免絕衆口
之竊議由是而君子始不幸矣然衆人之疑之本於
不知其實如以孔子為誦孟子為好辯是也小人之

擠君子也非不知其為善人也為其不利於己假其
名以排之何者若將曰彼君子也不利己之行私則
人主何以信焉說之曰彼假君子之名而無君子之
實將以管私將以害國於是乎世主惑焉平公之於
孟子聞其賢而將見之臧倉害之假禮義自賢者出
之說以後喪踰前喪而証其非賢者乘輿為之不出
雖有樂正子之說莫之能救也自是而後賢人君子
之為小人汚蠧者不可勝計非如漢昭之於霍光先
主之於孔明賢者危矣哉然此特足以罔一時耳烏
可欺天下萬世焉哉故臧氏之言雖能行乎一時而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七 古善堂藏

天下萬世不以孟子為蔑禮然則賢者亦可以無所
自負邪 丙申九月廿四日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八

男善韶 校

辨類

大禹謨辨

古文尚書之可疑者固不一而足而其最不可信者
莫如大禹謨之為甚也予頃講書至此益覺其書之
不可信也因著辨曰禹謨一篇今屬虞書而左氏傳
九引此篇之言皆去夏書曰則此等語古者夏書中
所載而本非真大禹謨之本語也明矣或曰事關禹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八 古善堂藏

故引為夏書或曰孔子所定此皆料度之說耳此不可信之一也而左氏所引尚書之言多見于此篇如臯陶邁種德及念茲在茲及董之用威及地平天成及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等語皆具所載然春秋之際言者不一而其引書又不繁而其所引古文者多而大禹謨最居多豈春秋之間賢士大夫皆特熟大禹謨而已哉此最可疑杜當陽之博洽目以武庫而皆闕為逸書則知作禹謨者採論語孟荀及春秋內外傳所載者綴緝摶摶以為此篇耳此不可信之二也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長息問於公明高

之言也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此孟子引書之言也今此篇方三苗逆命時益贊于禹乃用此事其下續之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言本美舜之至孝孟子引之以證父不得而子耳於三苗之事素無干涉矧瞽瞍方禹益之時尊為天子之父雖古人質樸不事文飾而豈可以瞽瞍目天子之父擬之有苗之弗率也哉是不敬之甚而不近人情者可謂最不類矣明是為此篇者見孟子所引書之語視為奇貨上續帝初于歷山下接至誠感神繼頸補腳裝點補綴挽入于此耳此不可信之三也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朱子以為堯舜禹傳授之心法真西山以為萬世聖學之淵源然今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倘使舜之命禹加之三言而其三言亦為傳授心法則道之大者孰加是焉孔子述舜禹之授受當先急述焉烏可畧之乎哉而今徒曰舜亦以命禹而無三言之說則是舜之所以授禹禹之所以受舜者亦徒如堯之一言而無毫加損隨而可知矣所謂舜亦加以三言者妄矣此不可信之四也今古文尚書舜之所以命禹者縷縷丁寧及覆告語

來禹以下既有一百四十八字與論語所載堯之命戒其繁簡大異不可曰舜亦以命禹也可知矣夫論語所載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十九字耳今觀禹謨所載洛水傲予其下五十二字而有天之曆數在爾躬二句其下十七言而有允執厥中一句其下四十五言而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句豈舜之命禹可以堯之一言為之本其間錯雜數十言而傳授之耶允非虞廷三代古質之態且其命戒皆有偶儷尤易解曉成周議論尚無如此整齊文字矧大禹之時其授受之間縷縷如斯而駢

僣易曉也哉此不可信之五也人心道心二句今見于荀子解蔽之篇引為道經曰荀子之時去古不遠未經秦火之厄假令此三言實為尚書之語耶則荀卿儒者也當稱書曰焉豈可錯易其名引為道經乎哉楊倞注曰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人見今書有此言而以道經為尚書則亦難據以信荀子之時老墨之徒既作道德南華諸子之書不勝其繁荀子所引人心道心之語本此等書所載而為此篇者剽竊之耳今荀子之書引此語其前述舜治天下之盛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此不可信

之六也今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此十六字連接不斷其意方明而今孔子所舉有執中之言而不述危微精一之語荀子所稱有危微之言而不載精一執中之說聖賢之教人豈舉其偏而遺其全也哉此十六字非舜之言明矣此不可信之七也今又就孟子之意論之嗚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也嗟來之食自不可喫東家處子自不可摸雖陷溺桔亡之甚造次顛沛之間自有所不為之心萬古不可泯也是人心不可謂危也孺子入井非要交惡聲而然怵惕惻隱

之心興見宰牛之饗鐘則非愛財而易之而以羊易之之言不覺自歎是道心不可謂微也而人心道心之目不見于孔孟之書况於唐虞禛古之時其無斯目也愈彰矣若使唐虞之時既有此目而至重至大則孔孟之教久循循漸漸而其半言隻辭門人弟子謹而記錄以傳後世焉安可遺之哉是大禹之時未嘗有人心道心之稱也必矣此不可信之八也三苗之逆命自堯時既然舜攝位竄三苗于三危其遺種未服尚梗邊方舜即位遂分北其人庶績咸熙故及禹之作貢乃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後周穆王之作

甫刑也又曰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此見于今文尚書者皆曰舜之時苗患既除而未嘗有及禹之時負固不服之說也今此篇禹受命于神宗之後乃復有羣后徂征有苗來格之說與呂刑禹貢等篇尤多齟齬使此篇真古文焉何有此杆格之疑哉此不可信之九也禹之數苗乃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為致討聲罪之本予竊以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此數夏桀商受之罪則固可今有苗之國乃人面獸心獸舌雕題之民也何有君子小人之辨而責其用捨倒置為哉况舜既分北之其地既宅豈有可責之君長哉

此不可信之十也禹會羣后誓于衆恐亦不然魯人周豐之答哀公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在會而民始貳則誓與會始于商周雖不可的信而使大禹之時既有誓會之言見於書也則周豐之告哀公也必不言商人作誓周人作會春秋之時先王之書尚明乎天下周豐豈有不見之理也哉是知真古文尚書無誓會之言也必矣但商書有湯誓之篇武王有孟津之會周豐之言恐亦據之此不可信之十一也嗚呼古文之不可信者既如此其明而其不足疑者亦甚希焉以此為聖經不辨是非一一崇信則於人

心學術關係不小不可以不講究質證明其真偽得失之所在也然古聖賢遺言之收于其間者亦多覽者不可以後儒之傳會剽掠而致疑於聖人之言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後世之紛亂雜糅何亦足怪也噫

大禹謨辨證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明國子學心梅 鷺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艱為臣不易成文此言雖涉牽強而辨駁固是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于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左傳文公七年
卻缺言于趙宣
子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
後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又僖二十四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夏書曰地平天成此文皆自左氏剽竊也明矣

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左傳莊八年
夏師及齊師
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
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
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
乎杜預曰夏書逸書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又襄二十一年臧武仲曰夏書曰念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

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杜曰逸書也又
襄二十三年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
茲順事恕施也又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襄二十六年聲子曰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大畧
篇舜曰維
予從欲而治揚倮注曰虞書舜美臯
陶之辭○倮言不可據信說見上

帝曰來禹洛水做予

成允成功襄五年左氏曰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曰亦逸書也

天之曆數在汝躬

此言見
于論語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孫卿之書解蔽篇曰
 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楊倞注曰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愚謂今書之語決是自此出者而惟精惟一一句雖不見荀子而解蔽篇中多有精一之說允執其中一句今在於論語據此則本文四句割裂古書成語以裝點焉耳若不然而論語何以遺危微精一之訓荀子何以漏允執其中之說哉此四句非虞書本語而出於後儒之傳會者明矣學者不可不察焉釋又見上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云云罔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見論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侖左傳哀十八年

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侖于元龜其是之謂乎按左氏所引此篇之語皆以為夏書而今屬虞書尤可疑也

卜不習吉又哀十年趙孟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大禹治水之時三苗不叙其曰頑不

即工者乃言遺孽之尚在耳故欲帝之念之也禹既攝位曾無三苗徂征之事梅鷲曰舜分北三苗與窳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此言良當詳見于上文

滿招損謙受益易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損謙

盈而好謙本
文出于此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

萬章問曰舜往

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又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昊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此舜之至孝耳於三苗服叛復有何于涉也哉明偽作者撥孟子之文謾填于此耳况以舜之孝感譬禹之格苗其取譬似亦不切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

孟子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此亦於三苗

之事不見所關

謹按古者百篇尚書行于天下學者皆循誦而守之其引書語宜均取之而今古書中所引書語先

儒所關以為逸書者皆出於古文豈有是理哉而先儒孔蔡之徒併之今文不復識別然其言非法語事涉錯誤出于後儒之挽搭而非聖人之言者亦間有之焉故宋朱文公吳才老吳臨川趙南塘近時趙訪梅驚吳廷翰輩亦皆不信古文固得吾心之先者也故雖辨駁古經前修所薄而尊道之切敢竭鄙悃而古文二十四篇大禹謨最先故今引證諸書明此篇之非真使其餘篇亦不足信也但恨考索弗博聞見亦陋古書所用想尚多有不能殫讀者類推可也時元祿壬申中秋日

道統辨

聖人之道衰而道統之說作道統之說作而聖人之道隱甚矣哉道統之說非聖人之意也夫為道統之說者將出於誰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自此言一出而後之為道統之說者皆祖焉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甚而至於次序古今聖賢圖其宗統畫其授受予竊以為不可何者道之昭乎

天地之間也如白日之中天而萬古不墜充塞上下無所隱遁其實行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有目者見有耳者聽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無不有聖人之道夫豈誰授而誰受之耶此道之所以為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之謂也若佛氏之徒則不然外天地而私其道厭倫彝而守其獨非天下公共人人共由之路也故非師傅之弟子受之口其書身其教不能知也非如吾儒之晨興夜寐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可須臾離焉者也苟有人人

其人火其書絕之于天地間則其法泯矣故其徒皆
 尊源流重宗派是統之所由而興也今儒而言道統
 之說者是自狹其道而效尤邪術也孟子曰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豈不信然或
 曰嘗見佛氏所傳宗派圖則自釋迦迦葉以至今日
 佛佛傳心祖祖授手無少差爽而見儒家所用道統
 圖則自堯舜禹湯以下或百年而得其統或千年而
 得其統服膺聖人之道者其得道統亦何寥寥也今
 聞子之言積疑頓解然孟子曰由堯舜至湯五百餘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其下乃

叙文王孔子伊尹萊朱散宜生太公望數君子七篇
 之書以此終篇豈得無道統傳受之意耶曰不然所
 謂道者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出入動靜起居
 應接莫不由焉何道統之有何授受之有時無聖人
 則聞而知之時有聖人則見而知之孟子所言是也
 觀孟子之言益知統之不可有也昔者管諫議為長
 與僧圓爾談道為圓說宗派之的正籍默而退彼之
 徒以為門楣謹而筆之諫議不能以道服彼而竦縮
 弗應固不儒之甚也然彼以為門楣祇見其道之隘
 也以此對之豈不服彼心哉而今之儒者不知出此

欲以道統圖與彼角衡猶塗塗附何弗思之甚也絲
是觀之為道統之說者非聖人之意也道統之說興
聖人之道衰也

管諫議為長者丞相道真之裔而業儒時僧繇圓
為藤相國道家所歸依一日與為長會于莊嚴藏
院相國曰管公當世儒宗常闢釋氏今西英相遇
蓋決雌雄圓曰我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
承為虛設焉今我世尊五十五世裔達磨二十七
葉孫雖大風未力不揚鴻毛僅以系受尚稱釋氏
想儒亦當然公於孔子知幾世孫諫議不答退而

謂人曰吾欲與圓排異教為彼以源流誇說不覺
籍口

春秋正朔辨

三、代、建、正、之、說、興、而、世、之、學、者、各、立、己、見、互、開、門、戶、
紛、糾、輻、輳、狗、偏、執、己、聚、訟、誼、諍、莫、之、或、剪、遏、也、其、說
愈、繁、其、辨、愈、鑿、要、由、不、得、其、說、云、耳、夫、欲、質、疑、者、莫
如、就、其、人、問、之、明、且、信、也、春、王、正、月、之、文、聖、人、之、筆
也、聖、人、既、沒、道、在、六、經、故、春、王、正、月、之、文、其、周、乎、否
當、就、六、經、證、之、也、從、前、諸、儒、雖、知、證、之、六、經、而、皆、師
心、解、經、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此所以不得其說也或謂周人專用建寅之正未嘗改夏正春秋時月皆用夏正吾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且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若曰周仍用夏正耶則春之無冰也秋之無麥苗也冬之隕霜也何在其為異而紀之哉又安有正月日南至七月日南至之說也哉是曰周專用夏正者不可從也或謂周自建周正以建子為正詩書孟子所載皆建子之月予亦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及七月一篇其記時月如曰四月秀葍五月鳴蟬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語及周官所載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燿季春出火季秋內火若曰周專用周正耶則如此等語考之夏正則合而律之周正則否是曰周專用周正者亦不可從也然則奈何元儒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

之說也哉是曰周專用夏正者不可從也或謂周自建周正以建子為正詩書孟子所載皆建子之月予亦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及七月一篇其記時月如曰四月秀葍五月鳴蟬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語及周官所載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燿季春出火季秋內火若曰周專用周正耶則如此等語考之夏正則合而律之周正則否是曰周專用周正者亦不可從也然則奈何元儒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

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
正朔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
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
明王錫爵亦同其說引汲冢周書曰越我周王致代
於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蒸享
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
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事之官一遵時王之
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
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予從其
說以為周人二正兼用而其春秋所記明用建子之

正而夏正之便得天時之宜雖周人亦不能廢之行
于民間想商人亦必如此故孔子特舉告顏子自漢
以還千有餘年通行不易其得天時之心合聖人之
心亦可見矣然則二正互用亦有其據乎曰豳風周
人之詩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之十月也繼之曰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是周人固以十一月為
正也二之日栗烈今之十二月二陽之月也繼之曰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是周人以十二月為歲終也同
一歲也曰改者時王革命自人為之者也曰終者天
運一週自然而終者也其互行可見矣然其見于經

傳者周正則多而夏正則寡故春王正月今之冬十一月也故聖人曰行夏之時謂之時則周不唯改其月併其時而改之亦可見矣其以春冠王者何哉王者之頒令不在春而在正此所以春首于王也

小大學辨

周衰先王之道廢而其禮樂文章殘缺糜爛無復足徵焉後之諸儒考求遺文欲以復先王之禮詳究博搜欲求其全而或過之於瑣縟或失之於博會甚至於自師己意取捨損益使聖人之意决裂不完六不可以不辨也然求諸古禮而會其通質諸聖人而觀

其義行諸今日而察其宜三者俱得而後是非得失同異利害得以曲暢旁通而不為眾言淆亂之所亂也蓋三代之時學校之政明於天下而其法最詳焉而後儒推度於載籍煨燼之餘私意各是其說難一自朱考亭氏始定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之說而其說終為定準而牢不可解也殊不知其眾說淆亂之中將何據而信其決為八歲與十五歲也禮記曰子生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二十而冠始學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華既畢餘子皆入學

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唯漢食貨志及白虎通鹽鐵論大戴禮所說皆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其說小大之說者互有異同不可槩而從之也必矣此求之古禮而會其通之不可定者也若使不由此則不能為聖人也耶孔子之聖十五而始志于學前此許多節目夫子不必經歷亦可知古有此法則夫子之教人也可以此導之其門人之受之也亦當以此為準而子夏之門人小子專務洒掃應對而子游非之則孔門之設科也不必拘小大之節亦可知矣夫子之教人亦當以此為叙而鯉之趨庭也始

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則其前乎此不從事於小學之教亦可知矣而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及詩書執禮其所雅言則今之所謂小學與大學之教也而不唯不限其年亦且習之終身則其不拘八歲與十五歲之制亦可見也此質諸聖人而求其合之不可從者也而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至繁其節至多非八歲至十五之所能盡也况人有昏明智愚之別不可以八歲至十五之間槩而教之也若使八歲至十五而不能曉之則待其能通而後始下大學工夫乎吾恐枉費精神而

供無用之事也若使過十五歲而始有志於學則小學之節悉廢之耶將算其年數躡過節次而始入于大學乎吾恐日暮路遠以文為之末拘礙大體此求之今日察其宜之不可通者也今求諸古禮而不可會其通質諸聖人而不可觀其義行諸今日而不可察其宜則此說之不可行也必矣然則奈何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可見其不唯不限小大之年數亦且其所以為教者皆所以章明彝倫而不專係窮理盡性之謂

也學者唯當以孟子之言為準而其餘紛糾錯節一切芟之可矣不爾則不唯彼此牽捏不知所從而其不悖乎聖人之本旨倍乎三代之教法者幾希

勇剛辨

夫子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集註云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此體用之謂也若然則仁知二者亦何以不分體用而言耶可知此非體用之別也蓋勇主進剛在不屈此章言勇固善矣然徒好勇而不學以照之則知進而不知退或乖恭順之道故其蔽也亂剛固善矣然徒好剛而不學

以照之則或少容忍之心故其殺也狂狂者本喪心
之謂不自知量每稱古之人夫子謂之狂者其事雖
異而其義相類故亦謂之狂也集註以躁率解古義
以抵觸解為是也且勇之反曰怯剛之反曰柔此可
見其別矣左氏傳隱公九年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
剛者當冠而速去之杜云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此
亦可證矣享保 辛丑

狂羅

狂者本喪心風疾之稱故制行之異於衆假而稱之
亦曰狂而其所指或不同志趣高邁不肯為今世之

人目之為狂如魯之狂士是也又有獨狂自恣蕩然
乎禮法之外者亦曰狂如楚狂接輿是也後世二者
混稱不別殆非聖人之意矣何者孔子弗得中行而
思魯之狂士將何為哉聖人之好善如飢渴之於飲
食故慕古尚賢欲人之進善也狂簡之士雖行不掩
其言而其敢於進取動輒稱古之人蓋有一超直入
堯舜君民之志故有合於聖人之意而為其所思也
曾哲之狂夫子之所以與之也若夫蕩然乎禮法之
外者如接輿尚欲引接之而至於壞之夷侯則不免
杖脛之慘亦將何為哉聖人之慎禮法如國之於城

郭彼欲慢弃而絕滅之宜為其所責也是知狂也一
 而其情狀不同所以一與一奪亦甚為異若使哲有
 壤之狂則夫子之責未必不在朽木糞土之下矣先
 儒解狂簡則可聞也而解曾哲琴張之為狂援檀弓
 莊子所載臨喪而歌之事以證之則吾不敢信也至
 於解原壤亦引檀弓則亦自相矛盾其然則原壤與
 曾哲皆臨喪而歌一體人物豈一受吾與之喪而一
 蒙老而不死之責乎哉先儒蓋混志趣高邁之狂而
 為猖獗放肆之狂稽阮之流也夫子曰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孟子亦曰孔子之所謂狂則知狂固非

一樣也

事保己亥五月日

鄉原辨

夫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朱註云鄉鄙俗之意鄉原鄉
 人之愿者也又註孟子則曰鄉原非有識者古義則
 云鄉人皆稱愿人者朱註所云鄉者指其人為言古
 義則就一鄉為言蓋據萬章所云一鄉皆稱原人焉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解所謂眾人皆好之者也大
 抵後世鄉原之義不甚晰指老成重厚之人則固失
 之矣或指諂諂面諛之人亦未為當也蓋世有等面
 柔詭秘之人外飾忠信廉潔之行而別無事之可刺

舉又創為一般陋見曰何必慕古之人但當為今世之人耳以投時好沮壞人人進善之機此正是鄉原故夫子以為德之賊也何者真是真非黑白分明本不相亂唯其似是之非最能惑人而聖人之道平易從容順人情因土宜不肯為乖異之行以聳視聽鄉原之行似之而人之所病在安小成甘卑陋無進取之志故鄉原之言易入此其所以無往而不合而能亂德也且聖人欲人之進善如圃人之於樹扶植護持唯恐其少有摧抑之患其進而不已如富兒殖資愈饒愈勤故狂者衆之所不與而聖人取之以其進

善也鄉原衆之所同悅而聖人惡之以其沮善也鄉原之所以譏狂者乃聖人之所以惡鄉原也故孟子說狂者之事其終引孔子惡鄉原之言以證之

義利辨

孟子開口便辨義利此二者黑白判然差別尤明後世讀者看利字不透遂致使聖賢之旨模糊不明大抵語孟中以仁義與利對說者儘多夫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為宋牼說並舉懷仁義事君懷利事君之二端及判斷舜跖之分乃曰利與善而已善亦是非他仁義而已可見利之與仁義本不可

同日談也孟子首章結語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先儒以此為利故解乃曰仁義未嘗不利又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惠王之間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則解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蓋對孟子亦有所謂利者而言也小註諸說因此益生枝指有曰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新安倪氏之說也有曰孟子言利物之利梁王問利己之利雲峰胡氏之說也最屬鶻突大要人之於事同此一事也為其當為而不問利害謂之義唯圖貪利而不顧義否謂之利譬諸行兵誅

暴亂懲奸宄以安生民謂之義寸攘尺取強弱相吞不已謂之利皆就人事上而分別其得失耳若夫人人親戴國祚綿延此乃所謂行仁義已效者而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也亦不可為聖賢亦有所謂利者也孟子告惠王及宋牼章是已先儒之學視人欲如將浣己其宜諱言利而其說如此者蓋拘于大學所云國以義為利之言遂致紛紜大學所云以義為利者亦如左氏所謂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蓋以義贊世之所謂利為說然出於戰國策士之故習卒不免引後世之弊不如一刀兩斷直說破曰如大

史公所謂利者亂之始也耳臘月

揚子雲始末辨

予偶閱焦氏筆乘其中論子雲始末甚言班史之誤證其不仕莽今閱本史覺辨證之不中故今舉焦氏之說參之本史一一辨究焦氏曰秦和胡正甫弁證甚悉正甫曰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矣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

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胤按雄若以建始改元游京師年四十餘則其有近百年之疑亦宜矣然王音卒于永始二年上去建始改元實十八年正甫何自知雄以建始改元游京師也王音卒年而雄游京師亦未可知也然以天鳳五年七十一而卒則永始二年方三十七今本傳言四十餘者少不免誤若謂之三十餘則可矣或壽七十一者作七十五六亦可正甫曰簡紹芳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

叔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焦氏駁之曰莽自平帝元始間始彌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三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此言甚有理而美新之作本傳通鑑皆不言其事而班固典引稱揚雄美新典而無實蕭統文選亦收載為子雲之作然則不可必謂非子雲之作朱子綱目補入美新之事豈無所據而觀其所著法言盛稱莽功德至謂漢公之懿勤勞

過於阿衡則亦不可必謂不媚莽者夫班固之死在和帝永元初上距天鳳五年六十餘年而漢書之成二十年畢功雄傳贊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是則固之與雄其相去非遠豈有錯記雄事之理且典引之言尤可證焉焦氏曰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予考本史稱三世不徒官其下則云及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此稱三世者止稱成哀平耳不數莽也稱三世不徒官則

信之稱為恭大夫則不信一何偏哉而稱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者亦豈然哉見典引言班固既言雄之作則非大家輩失實可知矣焦氏曰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夫投閣之事謂之有固無證謂之無亦無驗然既仕恭美新則投閣微事耳不可謂必無也而漢書稱其恬於勢利然在恭世轉為大夫則豈可謂恬於勢利哉吁書恭大夫不亦宜哉而焦氏之輩不究其顛末徒稱其不仕恭以美子雲夫溫公有宋大儒也贊稱揚子謂其度越諸子抱朴子至比之孔子亦無怪乎夫焦氏之贊稱也

正心持敬異同辨

宋儒有持敬之說而以主一無適為言又有正心之說而以隨感而應為主夫人心之應物也千頭萬緒一日之中倚疊叢夥俄頃之間倏往忽來而欲主一無適而固不能而欲隨感而應恐亦不暇給也今就其說而明之程子曰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也須是做一事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

權其輕重可也又曰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又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此所謂持敬之說也朱子曰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右或問又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着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個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

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此所謂正心之法也夫持敬與正心其功夫相通而皆收放心之事也然欲持敬則一事之來專心應之他事之到不馳騫轉移而其功全矣欲正心則大小高下事各得宜千岐萬轍一無所遺而其說行矣二說矛盾無所適從亦且就聖人之言證之夫子迅雷風烈必變夫風雷起止本無定時若其迅烈未已則夫子豈弛其敬也哉當是時也他事之來不能不應則欲主一無適而可得乎或問當應接

之際無相妨否朱子曰有事也只得應此雖聖人不能主一也亦可見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集註曰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范氏曰誠之至感之深也或問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朱子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又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右朱子說是雖聖人不能隨感而應有偏重留在之滯可見矣而朱子雖分踈費力而二說相並則

遂不免窒礙矣亦且就人事說之應接之繁襍然終皆事機之會間不容髮無秩秩條條了一事而一事又至之理况事有大小慮有緩急或有以一日而了者或有以半日而了者方騎而又射方棹而又謳方衙君之命而又聞親之病六人事之所不能必無者也而以眇然之身應無窮之事而欲主一無適固所不能而欲隨感而應亦不復能也是不唯二說之自相矛盾而雖各就一說而言之亦且不可行也而又就正心一說論之朱子曰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乘而自家先有這

个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
 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
 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個物事到別事
 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然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子曰坐以待旦且急於事也魯欲使樂正子
 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朱子曰喜其道之得行夫所思之事
 雖善而事未來而預自期方夜而坐喜而不寐則非
 期待乎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

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夫所感之事雖正而事已往矣
 而固滯不化則非留在乎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朱子曰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所
 哭之情雖正而事機並應偏係不遍豈非偏重乎夫
 是三者宋儒之所謂心不心之病而彼二聖一賢者
 尚且不免則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焉而不知其味者尤可謂悼聖人之心矣若夫
 曰所感之事正則雖有三者而無妨則吾聞命矣然
 所謂偏重留在期待三者非必不正之事而後戒之
 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凡天下之事出于是則入

于非非正則邪事非不善者皆善也若夫不善耶則雖不偏重期待留滯而不可容之于心胸其戒之者皆念憶恐懼好樂憂患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而戒之期待留在而聖賢且不免則是強天下之人以聖賢之所不能也而可乎哉然則其曰性情之正曰施當其可等皆不得已之詞而以其聖人姑下半上落下語耳是知心心之說不惟推之持敬而不可通而其一說亦且不可行也蓋人心之用猶目之視物其當面注視之處則瞻視明白而左右則雖非不瞻視而視亦不明而背則不能視心之應物亦然其一心

所專主之事則精神專凝乎此而其他事則雖非不營于心而亦不甚相接豈徒是而已哉耳之於聲鼻之於臭莫不皆然然則欲心之主乎一而不他適則是欲目之視乎一而不他照也欲心之應乎萬而無所遺則是欲目之視乎後而無所昧也兩者皆非矣蓋大學本非聖人之遺書而把捉斯心視如制器故致此抵牾而程朱諸家牽搭攙和又從而為之詞故耳或曰若如子之說則杯盤肉菹甘暖冷熱皆不之知而可乎不意聖人之心如是之顛錯迷謬也曰非然也心專於所主則他事不管當聞韶之時也韶為

主而肉為賓若當食肉之時而奏樂則其聲音綴兆亦必不如專聞樂之審也此聖人之所不免以此為心不得其正而可乎若夫方聞樂而不知其奏節則可謂為顛倒迷謬矣且予所辨者姑就其說明聖人用心之說言人心作用之態矣若夫在聖門則無如此工夫何者問何謂也則曰忠恕而已矣問終身可行之者則曰其恕乎而未嘗曰正心曰持敬則其意可見矣然五百年來正心持敬為學問之規矩不得_不辨時元祿己卯陽月之吉

解類

盡心知性解

或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何也曰人之推度性與天道每與聖賢之旨相及蓋人疑乎人性之不可皆以為善也而夫子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則曰人之性善人疑乎天道之不可必為佑善也而夫子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則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此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大抵聖賢所謂性者皆以其稟受之可以進善為言後世以其本也真而

靜說性而性墮于理所謂天道者皆以其福善禍淫之必有其徵為言後世以無聲無臭說天道而天道陷于理於是解盡其心者云云謂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性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此先儒所謂物格知至之事也孟子之旨則不然蓋人不自知己性之可以進道則孰肯盡其心以至道也哉譬猶雖有良田而不知其可耕則不務稼穡也故其能盡其心以至道者必知其性之善可以進道故也其既知其性之善可以進道則亦能知天道之福善禍淫必然不爽矣

聖人之所見遍塞宇宙莫往而非善故能知人性之必善而天道之必佑善此謂知性此謂知天然則其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何也君子之事天也猶臣子之事君父也奉其命令慎其職分夙夜以無怠焉則所以事君父者可得盡矣天則不然以蒼蒼之體覆乎萬物之上本無言貌之接乎我則將何以得事之而能致其悅豫哉天道好善而惡惡人苟能存其心養其性則善積於厥躬可以應天心而盡所以事天矣豈必牲牢拜跪云乎哉此謂事天然則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者何也天之佑善

雖明而不差而亦非必為是事則必有是應可取効乎且夕之間也能慎其身而不以歿壽貳其心修其德而不行險以徼幸則所至之吉凶禍福貧富壽夭皆莫非天之所命此謂立命直己夾臘月十三日

是非解

善惡之實著于身而是非之稱定于衆其稱或異而取義各異曰褒貶曰毀譽曰好惡曰美刺焉褒貶者善善惡惡之得其正而權之出于上者也毀譽者善善惡惡之過其實而說之行乎下者也好惡者善善惡惡之出于其心而成于一人者也美刺者善善惡惡

惡之類乎其情而生於衆人者也何以言之夫子作春秋循周公之典禮舊法明二百四十四年之是非得失後之說者以褒貶言之故曰褒貶者善善惡惡之得其正而權之出于上者也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言斯民雖失常敗法而本三代直道而所行者也豈得枉其實而毀之雖今不知其善而嘗有所試其善焉則豈不譽之哉故曰毀譽者善善惡惡之過其實而說之行于下者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是人

各有心或善或惡各從所好故曰好惡者善善惡惡之出于其心而空于一人者也古者間巷之人見人是非形諸歌詠太史采而錄之獻諸天子以觀民所好惡後之說者以美刺言之故曰美刺者善善惡惡之發乎其情而成于衆人者也賢奸智愚者善惡之在其心者也賢奸智愚者善惡之存其人者也是非得失者善惡之見於行事者也黜陟賞罰者善惡之行於政教者也以此類推庶其可明矣

元祿幸未仲冬

儒名解

或問東厓子曰汝儒乎矣其無所事事也曰吾非儒

也吾天子之民也曰不在農工商之列而讀書屬文以廢穀帛汝謂非儒乎曰吾非儒也吾天子之民也姬吾語汝以吾所以非儒之由曰儒之稱未著乎三代而盛稱乎後世何也三代之隆儒之實行乎君臣父子之間故不以儒稱人也叔末世儒之實蔑乎君臣父子之間故有先覺者稱之曰儒世教於是甚衰殊不知堯舜禹湯咎繇稷禹儒也而為天子也諸侯也大理也后稷也司徒也其愈衰也廢棄名教恬不知怪與老釋二氏鮮衣夏屋而蠹世奚以異哉今也其塗岐為六七芥藻其言不根據乎道謂之儒之華

博採遐搜獵怪錄異以眩耀乎人謂之儒之濫各殊
 溝封黨同伐異謂之儒之狹蠟言施貌竊譽乎代間
 謂之儒之賊小廉曲謹區區拘節昧乎康濟之畧謂
 之儒之腐雄辨駁蕨好凌轢乎人謂之儒之誇護舊
 諱新無有卓犖之識謂之儒之俗噫使世目為文房
 之虛器無用之綴旒也宜吾不欲子之以斯數者稱
 乎我也汝背鉏耰以上我堂問我以為儒之道吾必
 對曰若單而耜糞而壤勿令糜蹂稼勿令鳥啄稻汝
 被鈴鑿以入我室問我以為儒之道吾必對曰若利
 而兵崇而墉濬而濠勿俾人有所覬覦汝有父母耶

吾告汝盥總拂緹之節汝有君耶吾告汝將順匡救
 之道汝有子耶必撫字之汝有弟耶必友于之初別
 無儒道之可以告汝也吾何以儒自名乎哉天子置
 我乎南畝則吾秉其耒耜以服田置我乎肆則吾執
 其刀鋸斧削以從事今雖未_下在農工商之列唯上所
 命豈以儒自名乎哉吾非儒也吾天子之民也吾不
 欲子之以我稱儒也或者喟而歎曰吾今知儒之不
 可以不_レ行也而今而後吾不以子稱儒也東厓子駟
 然書之庚午仲春
 天下之言性故而已矣章解

胤按此章將智與故對說抑揚反覆倫盡其曲折主意在去智而取故智者用智造作之謂故者故常相因之義其事正相反意者當時自有此言語故莊子亦曰空故與智莊子之道一善惡齊是非故將此二者一併棄去猶禪家所云善亦不念惡亦不念之意孟子之意則不然首節言世之言性者故常相傳之言其言淺近無甚深義本不足貴也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抑之也然故常之說多以便利為本亦不可輕廢故曰故者以利為本揚之也此一句是泛言第二節言若將去

故而取智耶用智者妄意穿鑿無事生事所以惡於智抑之也然如是為言則亦恐人之將智為不足取一向棄去故云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如禹之行水則其為道亦大矣唯患用智者多不如此耳揚之也至第三節始說出正意言故之不可不貴也蓋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本似非可遽測識者然苟求故常相因之法則雖千歲之日至亦可不勞而知矣在曆而言則故者蓋曆元也集註解性做理解故為已然之迹云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蓋因已發而知未發如見惻隱之發而知仁之理也此宋學

定說取之。本文最難見其意。陸象山說云：「智故之說固可相證也。然必從莊子去智與故之義，則有求其故已下句最無落着助字轉關處，亦難做反言解。古義智故說亦似得乎象山。然先子存日亦不言取其說。從來此章欠明解，故姑衍其義。」
辛丑臘月廿一日

性道教解

予始讀中庸首章，見其列性道教三者，以為此三言也以貫衆理。其殆天下之至言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不分有智無智，動靜死生，莫不皆有此性。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莫不皆然。而其所謂道云者，就凡有生

之中，無分飛潛蹄角，蛸飛蠕動，亦莫不各有此道。牛則耕田，犬則守夜，至其曰教者，也則專就人生而言耳。爾來荏苒孜孜，弗已日聞緒論，則恍乎始知向也以為至者，乃後儒理氣之說。而聖人之道，則不在乎此。因為之解曰：所謂性者，善善惡惡之良心。而人人各具所謂惻隱羞惡，所不忍不為之心，即是也。若夫使人之性，若犬馬之與我異類，則天下何道之可告，而何教之可施哉？或認為惡，或認為善，惡混者皆不知此者也。此其所以為善也。故凡聖人所謂性者，專就人上言之。無通萬物而言者。然使性至善而不由

仁義則不能至，聖人此道之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常而可貴也。雖四裔絕塞之域，叔季無學之時，此道之懿不可泯滅。不亦大乎？性既善矣，道亦至矣。然不有聖人者，出指其迷塗，導之歸宿，則或以虛無恬淡為道，以功利智數為教。故聖人之教人，也不立教以驅人，率人以為教者，何也？率性而擴充之謂也。故性猶良田，之可以殖嘉穀也。道猶嘉穀之可以成稼穡也。擴而充之，教之事也。猶良農之播種耕穫，以望秋成也。嗚呼！至矣。

設淫邪道解

孟子曰：何謂知言？曰：設辭。知其所蔽，云云。集註云：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此言聽設淫邪道之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也。古義曰：云云。蓋言聽設淫邪道之辭，而知其末流之蔽陷離窮也。二說如相通，而人遂難一決。畢竟讀者不泝聖賢立言之本旨，而徒就言辭上做辭，故不免纏繞。此一章本因公孫丑疑乎孟子當齊卿之任，或致動心，故孟子對之曰：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故其所謂知言云者，聽衆人之建言而預知後日之得失也。大抵聖賢之於言，自敷奏明試以來，驗其言之善否，將以措之事業也。若徒聽其言而察其心之淑慝，此後世學士家窮理手段，或是觀人之法，要非聖賢大事業兼用衆言，以致太平之務也。其事體本自不同，當時如告子許行者，皆建一家言，將以進之萬衆，思易天下也。故孟子聽其言，斷之，一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一則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此正是聽言之設，淫邪遁而知其流之蔽陷，離窮也。

然則雖躬當大任，立于衆言淆亂之區，豈難辨其是非，而致動心耶？此孟子之所以答之也。

巧言亂德解

巧言亂德，朱解云：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蓋喪字貼亂字，所守二字貼德字。此言自敗己之德也。此不得其旨，何者？說諂面諛之言，人皆知其非，固不須防其與正言混，其唯巧言簸弄詭辨，以徇世俗，其言似有理而大足惑人，如子路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出于一時倉卒之言，而未可遽以巧言具之。然夫子尚戒之以佞，後世有等議論務為重厚。

老成之言，凡事糲糊，隱忍不肯別白，是非有似乎聖人，中庸之道，世之人多以為實語，而靡然翕趨，或云不必讀書，師古大敗學者進取之志，此所謂巧言亂德者也。亂是混亂，雜亂之亂，不可以喪字解，德亦是達德之德，不可以所守解。孟子引夫子之言曰：惡似而非者，其下云：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正此意。朱子曰：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此解尤當。何以不從想？下句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此自己身上事故，亦必要將上句做己事，竟致此強解。辛丑十月九日

論語二解

癸丑歲赴攝之次，謁府尹源侯，侯命講論語一貫章及顏子問仁章。古義隨文演說，略了大義。既歸，恐旨趣未暢，漫為之說。曰：此二章在魯論，夫子告高弟者，最是切要。處先儒說及先人所解，其異同自可辨也。予竊謂聖人之道，以修身為本，而安人為大千章萬句其旨，雖繁畢竟不過此二端。而修身則以禮為要，安人則在仁，而求仁之方，亦莫近於忠恕。是古者聖門家法，見於諸章者，可致也。蓋曾子從學之久，造詣之深，故夫子特名而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

子乃契其直即對曰唯及告之門人則曰忠恕而已
矣是知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夫子所以自言學問
之方法唯是一條路脉貫統百行無復佗岐之可惑
別術之可雜也豈外修己治人而更有可為言者哉
而問其下手處則莫過於忠恕故曾子以此喻之此
非解其義也接其受用之訣也至於顏子問仁則夫
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者何也蓋人之為患唯知有己
而不復管別人苟且慢易卒陷乎不仁之域矣苟克
去其有己之心汎愛衆人則凡厥有生莫不皆在我
所愛之中而亦必及復于禮以叙其親疎貴賤之等

則仁有以守焉顏子王佐之才故夫子以此告之及
問其具則亦欲視聽言動之以禮為則也蓋修身以
禮以立于天下之上則天下安仁孰大焉此其所以
告之也所謂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亦不
過是以此求之夫子告顏曾之言其亦可知乎

又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孟
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禮為修身之要
道可見矣夫子答仲弓問仁則曰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子貢問有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則曰其恕乎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远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忠恕為求道之要訣亦可見矣然則夫子之告顏曾豈外此而別有可言者乎以此告人人徒知其重厚典實為可信而疑乎其不親切於己而不知語孟六經之間曰仁曰禮曰道曰忠恕間見層出不堪其多而義趣則固無二也仁者所以安久也禮者人事之儀則也忠以盡己恕以待人則可以造道矣皆著于事實而異其名稱耳且讀書治經可推其義例互相證明諸章所說仁禮忠恕云者其既如此則此二章所言亦豈有異旨哉先儒解一貫章則以理一分殊之高解克己復禮章

則云克去人欲以復天理其說尤傷精微而與夫子雅素之言最不相類矣且唯守此章則其說如或可聞也推之他章則仁禮忠恕其義皆不相合

癸丑七月廿七日

克己復禮解

或曰夫子答顏子問仁以克己復禮告之者何哉曰此告之以仁天下之方也克是克勝己是己身古者多對人而言如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及曰己欲達而達人等語是也克己者克去有己之心也復是反復踐行之意如易所謂反復其道之復禮

者大而貴賤尊卑之體小而進退揖讓之節皆是也
 復禮者反復行禮也蓋言人苟有己身則唯知有吾
 身而不復管別人人我之間彼此阻隔痒痲痛癢卒
 不相干殘忍怯害之所由作也故能克去其有己之
 心而汎愛衆人則四海之遠皆莫不在吾所愛之中
 矣然天下之人無限而我以藐焉之身接之欲盡愛
 之如吾父兄子弟則散漫無統親疎無差其弊也流
 于平等兼愛之說而仁不可得而行也故有禮以節
 文維持之則貴賤之差親疎之殺厚薄之等上下之
 辨皆得其宜而人各事其父兄各畜其子弟而仁能

得行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為仁也蓋統而為包涵
 遍覆之仁等而為隆殺厚薄之禮堯舜之治天下亦
 不外乎此夫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是告之中庸曰仁
 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聖賢之教以仁
 為本而禮以節文維持之此類皆可相證矣舊解曰
 己者身之私欲也復及也禮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
 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不得其解古人言己者皆指己身而言

未有為己之私欲者也言復者反復踐行之意非復
性復初之謂也禮是禮樂之禮的見於事實者非一
理具於心之名也先儒解仁以為人心之理猶鏡之
明月之光也私欲蔽之而其明不露故求仁者在克
去人欲以反天理遂以此意解克已復禮之旨其說
去爾然則其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者何也曰一日者言其效之速由己
者言其機之在我曰天下歸仁者猶孟子所謂足保
四海及曰民之歸仁言天下之人服其德也舊解謂
歸猶與也天下之人與其仁亦可疑也此蓋舉及物

之實效而言非就理而言然則及請問其目夫子告
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何也曰聖人所以修身以
為天下之標準者莫大於禮而視聽言動者身之用
也故以此為準而欲不之違焉則中天下而立四海
之民以定與夫子告哀公以九經首曰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及易象所謂君子以非禮弗履
其意實相符乃所謂薦恭而天下平者也且如舊說
則夫子當曰勿視非禮而不可曰非禮勿視蓋聖人
以禮為則而欲身之不違乎此也

享保己亥五
月十四日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絲述物出效集 卷之八
 其意實昧莽以兩語而不可曰非野意也野人
 豈不憚爾以於後也及是處而語象子以於野意
 之及以立典夫于道來公以次終首曰齊即屬類非
 出姑以也為樂而終不之也而限中天下而止也
 為天下之對樂象其大也對而與言適象其大也
 之必非野意也野意者何也曰野人無以於象以
 之實矣而言非故野而意然限於野人而止也



